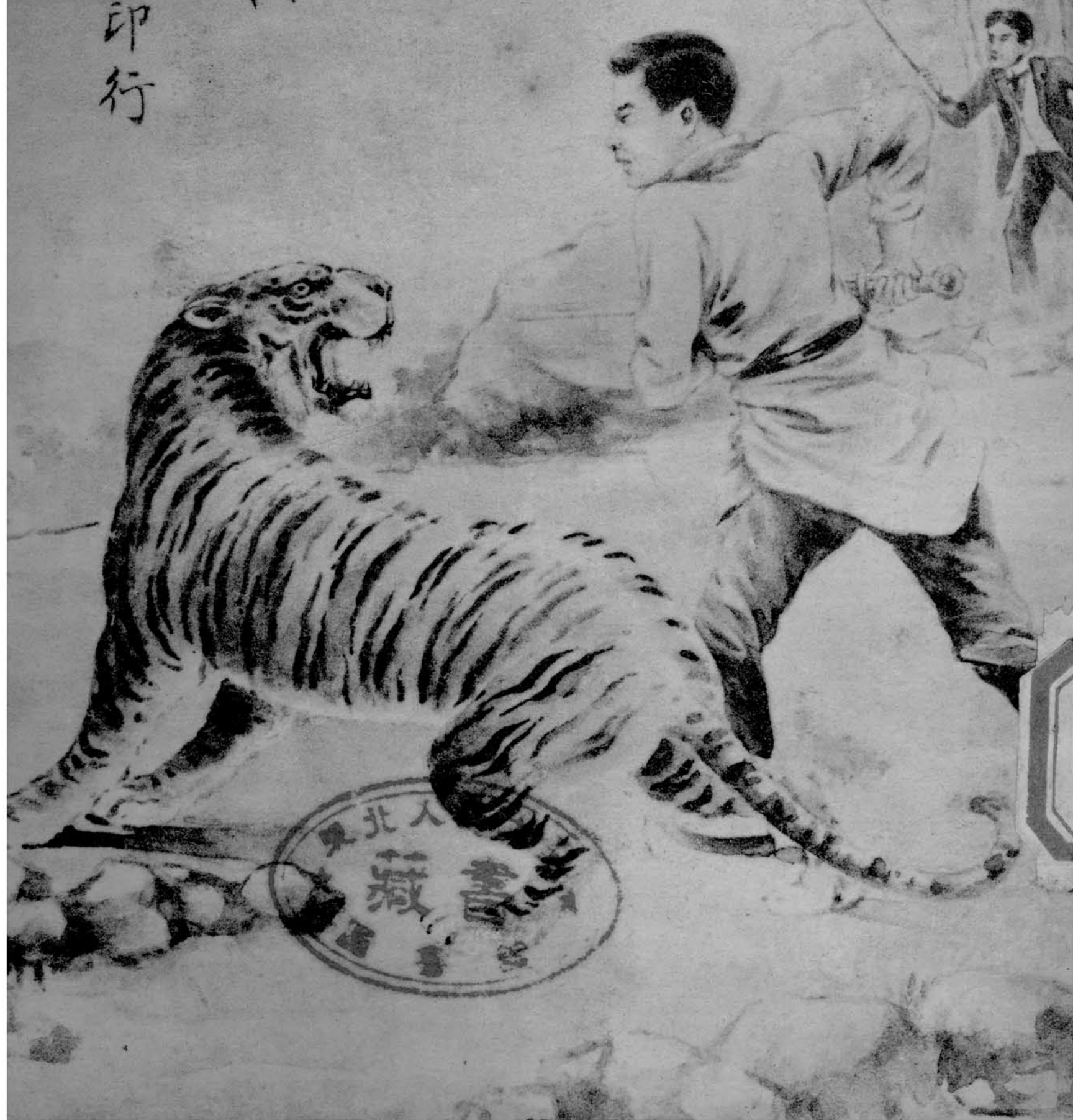


社會小說
鏡中人語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奇情小說

猩猩娘小傳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俄之禁酒會即虛無黨之變相一名探屢偵之瀕危者數賴一女子多方營救因感情而成佳偶此書於黨中之凶惡俠女之防護雙管齊下讀者如置身疑陣驚怖河漢之無極

軍事小說

刺 薔 薇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一美女子生有孤癖憎惡男子一軍人鍾愛之屢遭拒絕某侯爵因飾女裝冒其妻名相伴數月交融水乳一經揭破爽然若失該軍人亦功成回國女乃頓觸舊情願伸永好文筆之細膩風光猶其餘事

奇情小說

孤 雛 劫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叙一兒早孤季父豔其遺產設計棄之經無數困難輾轉仍至季父處季父不之識初季父棄兒時曾於其衣襟畫一紅蘭花作記號旋為季父察破欲置諸死其僕救之並導之見母遂得團聚文筆摹繪入神談諧處令人失笑惻悽處令人酸心亦小說中之白眉

理想小說

火星飛艇夢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書凡三萬言中述一夢乘飛行之艇遊火星之國千奇百怪形形色色足令閱者眼界一新至其文筆廉悍自是作者本色

社

鏡中人物語提要

是書叙述近來人心風俗之
現相有聲有色惟妙惟肖閱
之能令人時而喜笑時而怒
罵恐燃犀之炤無此窮形盡
狀也事實既確鑿有據文筆
亦莊諧兼作稗官小說之有
益社會斷推此種

社會小說 鏡中人語

却遂生著

甲第巍峨。門臨康衢。宅旁有園。廣數畝。林木扶疏。花藥繁縟。殊清雅可喜。中有精舍數楹。時則皓月當空。疏簾四垂。階下苔痕繞砌。碧色簷前。蘿帶銜翠。欲滴。室分爲二。寢室在左。右爲書室。其間圖書儀器。棊几。織瓶。悉位置井然。電燈尤明。朗如晝。

一少年男子。器宇不凡。珠輝玉潤。中尤含有剛健不撓。氣象方踞。沙發手翻。日記簿。目不旁瞬。

對面坐一女郎。豐肌秀骨。綽約多姿。然雖豔如桃李。而凜若冰霜。若示人以不可犯之概。亦相視無言。

有頃。女郎曰。鏡人君。何事翻閱日記簿。若重有憂者。可使吾得聞梗概。爲君分

憂乎。

少年遽藏日記簿于衣袋中。曰：吾無他蓋爲吾兩人事。日夜不去懷。日前曾函告吾母。求其承認。而吾偶忘其發函之時。日故於日記簿中一檢查之。嗟乎！靜儀。吾決不負卿。卿弗謂吾淡焉。若忘也。嘗慨吾國舊俗爲父母者。每干涉兒女婚姻之自由。不知男女居室。須夫婦雙方之同意。否則往往以怨耦終其身。遂使情天恨海。惡果叢生。然但求夫婦之同意。而不求父母之同意。將何以承歡膝下。而卜家庭之雍睦。生我育我之謂何。且父母非不欲其子女之嘉耦。是求也。苟能情辭真摯。舉世俗之見。向父母剖析其利害。父母亦樂成其美。必不作梗於其間。使徒醉心自由。率意徑行。得婦而棄母。吾不願爲也。雖然。吾母固旣明且慈者。當可如吾意也。

靜儀曰：君言誠然。吾亦夙抱此義者。俟君母允後。吾必白之。吾母以求其承認。雖然。事變何常。吾心已決。苟兩家有一梗。議者吾當效女嬰兒子之撒其環鈿。

終身侍母也。之死靡他。決不負君。

語未竟。忽聞履聲橐橐。一少年自外推扉入。忽遽曰。鏡人君。君家有電信來。閱之乎。余憊矣。女士恕。余無禮。乃就榻偃臥。呼吸間。若不勝其喘促者。

二人見其狀。忍俊不禁。而聞其言之不類也。又甚訝。鏡人曰。海琴君。豈從醉鄉來。又發狂奴故態耶。君交衢舞蹈。不被拘於警署。亦云幸矣。盍少休。當扶君返廨。

海琴因聞調侃之言。遽起立曰。是何言歟。今日誠滴酒未下咽。奚云醉耶。吾所以僕僕道途。不遑寧處者。惟欲盡吾友誼。詎君不以爲德。而以爲侮。置將母於不顧。忘良朋之告勞。噫。亦泰甚矣。

鏡人方欲起齒。靜儀曰。君等毋徒以口舌爭。海琴君不云爲盡友誼而來。致令不遑寧處乎。顧所盡奚事。不遑緣何。而乃閃爍其詞。若茹若吐。君豈設社猜謎。特將一個悶葫蘆示人耶。

海琴於是啞然失笑曰。鏡人君。吾誠荒謬。頃吾自外歸。厲君已他出。而吾軀倦甚。將就枕。適君家有電信來。卽遣侍者持奉。君侍者行後。吾恐其不獲與君遇也。遂自向各處尋君。終乃遇君於此。然以奔馳過急。委頓不堪。腦筋因之昏亂。故言之不詳。難免君等之相責。

鏡人色遽淒。其曰。豈吾母有他故乎。海琴君前言戲耳。幸弗介介。吾固甚感君。雖然。侍者實未來。吾當歸厲視之。

海琴曰。渠素嗜飲。或以無處尋君故。又向酒家買醉矣。君歸必與相左。幸吾已代作譯人。尙可記憶。當書以示君。乃就案拂紙。握管書數字曰。君可持去。

鏡人曰。請君爲吾讀之。海琴乃讀曰。日本東京口口校王鑑覽。母病速歸。級冬。一當級冬二字尙未脫口。鏡人已淚流滿面。且泣且言曰。若然則吾母危矣。……非急歸不可。卽當與君等別相見。會有時也。

靜儀曰。君誠宜歸。何爭此一宵之晷刻。然以電文辭意度之。不曰病危。僅曰母

病○其○非○危○險○可○知○吾○意○君○母○必○無○他○慮○

海○琴○曰○女○士○之○見○解○可○謂○洞○若○觀○火○矣○與○其○君○未○歸○而○君○母○已○愈○既○往○返○之○徒○勞○復○學○業○之○荒○廢○不○如○勿○歸○且○卒○業○在○即○更○不○宜○乞○假○離○校○待○取○得○一○紙○證○書○學○成○歸○國○前○途○之○幸○福○無○疆○慈○母○之○期○望○可○慰○孰○得○孰○失○試○自○衡○之○

鏡○人○曰○如○君○言○非○獨○問○心○難○安○人○將○爲○我○何○吾○決○歸○吾○且○速○歸○

海○琴○曰○君○不○記○去○年○同○學○中○賈○君○事○乎○賈○父○歿○函○電○交○馳○竟○勿○歸○且○語○人○曰○逝○者○已○矣○歸○亦○何○益○吾○既○從○事○學○業○他○皆○勿○當○問○吾○嗣○後○將○并○家○書○亦○勿○閱○母○使○撓○亂○吾○意○也○當○時○非○之○者○固○有○人○而○是○之○者○則○占○多○數○况○君○母○僅○病○乎○君○苟○勿○歸○必○無○有○人○議○君○後○者○

鏡○人○怫○然○曰○此○可○爲○世○之○忘○親○以○殉○名○干○祿○者○言○之○若○吾○則○但○知○有○母○違○恤○其○他○苟○能○插○翅○而○飛○歸○侍○病○母○雖○爵○上○公○祿○萬○鍾○母○以○易○也○吾○今○晚○准○乘○末○次○火○車○行○明○日○即○可○附○輪○內○渡○觀○壁○上○時○計○距○火○車○開○行○尙○有○二○小○時○然○事○不○宜○遲○

吾當略爲部署。且須脩一乞假歸省書。遂向靜儀執手歛歔曰。彼此精誠。旣堅。魂夢可通。吾固不喜作兒女子態。卿亦落落具丈夫氣。惟祝卿善自珍衛。勿以離愁別恨。縈諸懷抱也。

靜儀曰。君此時孝思罔極。勞瘁不辭。何敢以珍重二字答君。然吾則謂勞固不當惜。而無益之憂疑。則當蠲不獨憂能傷人也。且適足以亂人心曲。而使舉措失其宜。幸君垂納。

海琴曰。吾信君至性過人。頃所言聊以試君耳。不然吾曷爲敝於犇命亟亟尋君哉。

鏡人曰。至性過人。吾豈敢。但良知未昧耳。二人乃辭靜儀而出。古之陽關曲。今之汽笛聲也。嗚嗚旣作。回願送者咸握手搖素巾。行者亦點頭示別意。俄而輪機戛摩震耳。欲聳而鏡人行矣。涼風過。樵凝露在樹。虛房沈寂。幾類禪關。室中羅帳低垂。藥爐香馥。侍病之婢。

嫗數輩亦多熟睡。惟有一風致。嫣然之少女。愁眉深鎖。兀坐爐旁。微語曰。母病已危。吾兄未歸。奈何。

俄聞戶外呼姑娘者。再紉秋曰。魯生深夜何事得母。吾兄歸乎。曰。誠然。甫聞莊外有叩門聲。知相公歸來。乃使徐福應門。而吾特先爲報告。

紉秋方啓扉。而鏡人已入室。形容憔悴。神色倉皇。曰。妹苦矣。母病究何如者。紉秋曰。母自抱病以來。日漸增劇。近復沈迷若睡。言語模糊。藥石空投。祈禱鮮效。設有不諱。妹惟以身殉母而已。

鏡人歎息無言。趨近病榻。揭帳熟視。淚不禁簌簌下。乃側身枕畔。呼曰。母兒歸矣。屢呼勿應。鏡人已泣不成聲。身幾傾跌。幸紉秋扶之。不然仆矣。紉秋亦珠淚頻揮。方相對作楚囚泣。忽病者轉側向外。張目微窺鏡人。又呼曰。母兒歸矣。病者曰。兒果何往者。勿再他出也。語已。目又閉。再呼之。卒不應。

鏡人曰。吾妹近者。邑中有良醫。否。紉秋曰。雖有一二人。亦浪得虛名者。服其藥。

尚如此。其他更自鄙以下矣。鏡人歎曰。吾國醫界之黑暗久爲世所詬病。日未窺素靈之籍。信口柴胡。病未究虛實之分。妄投藥石。偌大中國。一歲中爲庸醫所殺者。當如恒河沙數。不可數計。紉秋曰。然則事將如何。鏡人曰。吾有一同學。精西醫學。識富而經驗多。現設醫院於郡城。吾當自往請之。必可速與偕來。若專人函邀。則事緩矣。此地由通衢至郡。須二日程。如取間道。則一日可達。吾曩歲游學府校時。適吾父病危。曾從此路馳歸。但路窄難容車馬。耳。明日黎明即行。當令魯生隨往。惟祝此往返兩日間。病無他變。則幸矣。

紉秋曰。兄長塗勞頓。明晨又須赴郡。盍歸寢。鏡人曰。兄已自忘其倦。卽寢亦難成。夢吾知妹必失眠。久可暫休。兄當坐伴吾母也。紉秋曰。妹寸心百破。何能安枕。

山徑如盤。危峰欲墜。古樹高撐。日輪西下。羊腸窄道。中有二人躑躅。行一爲驅。幹雄偉之少年。一則高僅及肩之童子。二人倉皇四顧。作且卻且前狀。此正鏡

人。偕。魯。生。赴。郡。求。醫。道。迷。失。路。時。也。魯。生。曰。相。公。吾。等。終。日。行。萬。山。中。不。得。出。而。又。無。人。可。問。訊。奈。何。鏡。人。曰。且。前。行。毋。自。餒。

忽。大。風。揚。沙。荒。草。盡。偃。一。斑。爛。猛。虎。向。鏡。人。吼。撲。而。來。鏡。人。亟。蹲。身。拔。劍。上。迎。虎。進。撲。益。猛。鏡。人。飛。舞。其。劍。忽。上。忽。下。前。後。左。右。盤。旋。環。繞。不。少。懈。魯。生。欲。前。救。護。而。苦。於。徒。手。乃。拔。道。旁。一。圓。徑。尺。餘。直。徑。不。及。四。尺。之。樹。幹。向。前。猛。擊。適。中。虎。背。虎。大。吼。直。撲。魯。生。魯。生。舞。樹。革。鬪。鏡。人。亦。揮。劍。助。之。詎。樹。幹。忽。折。僅。持。尺。餘。魯。生。已。失。自。衛。之。力。鏡。人。亦。有。不。支。之。勢。漸。入。危。途。陡。聞。槍。聲。起。於。山。半。虎。忽。回。身。越。澗。去。

二。人。仰。視。山。際。迥。不。見。人。方。相。驚。訝。偶。一。回。眸。見。一。虎。頭。燕。頰。鬚。髮。頰。白。之。老。者。兩。目。炯。炯。尤。有。神。從。山。間。負。槍。飛。步。而。來。鏡。人。前。迎。致。謝。曰。非。蒙。丈。救。援。則。吾。等。皆。葬。身。虎。口。矣。老。者。曰。君。等。胆。量。亦。是。不。凡。然。則。適。從。何。來。去。將。焉。往。鏡。人。曰。自。王。家。堡。取。間。道。赴。郡。不。意。誤。入。迷。塗。乞。丈。指。示。

老者曰。君真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矣。日將暮。且屈就草舍一宿。明日當送君就道也。鏡人曰。謝丈盛意。然吾因母病垂危。求醫心急。實無暇過訪。尊居老者曰。蝸居在邇。不妨暫駐。行旌稍停片刻。何害。

於是老者前行。二人從之。重山環抱。幾疑無路。可通約里許。步過石梁。忽然開朗。平原一片。彌望無涯。禾黍連畦。青葱可愛。復沿山麓。行石徑。屈曲蜿蜒。叢樹夾道。陰森逼人。茅檐土舍。聯絡不絕。

道左有屋數間。雖同是竹籬茅舍。而氣象特異。老者曰。至矣。乃叩關而入。中庭脩廣。花草芬芳。旁有數楹。柴扉半掩。老者肅鏡人入。曰。屈君稍坐。吾卸卻獵裝。即出聆君珠玉也。

鏡人徘徊室中。見明窗淨几。左列圖書。右陳琴劍。而琳瑯滿壁。又皆法書名畫。中有一聯。即係其父所書。重瞻手澤。頓觸悲懷。方仰視。欵欵而老者已至。曰。此吾故友王敬齋所書者。君爲何如。鏡人曰。即吾父之手筆也。

老者遽然曰君非名鑑而號鏡人者乎曰然老者曰此昔時君父與吾書曾述及者故尙能憶之吾劉姓昔號飛雄今則改稱潛菴矣鏡人起立致敬曰不知丈爲父執失敬多多

潛菴曰君母然吾與君父締交之由君或未知請安坐聽吾言之當君父在京作咸安宮助教時吾方以濫厠執戟入值內庭二人客中萍聚縞紵聯交意氣相孚遂成莫逆未幾吾以簡授桂林一武職出京君父亦以縣令揀發山左雖分宦轍魚鴈常通嗣聞君父歷宰大邑政聲卓卓乃以辦賑救災擅動倉穀被吏議君父如數賠補後即棄官而歸不數年遽捐館舍吾自問剛直之性爲時所忌遂亦告歸乃以所居近市殊苦囂塵幸無意中覓得此境因築數椽移居於此家口無多吾妻早歿吾兒作賈四方貿遷有無歲一歸省稚孫母子外僅一僮一嫗以供驅使而已地本荒僻居戶寥寥經吾頻年招徠現時已近千家是間土地肥沃宜於種植中多池水可以養魚放鴨山中草木繁茂宜於畜牧

禽獸衆多。可以田獵。由此而西。不及里許。有一市集。朝夕所需。可以相通。故吾謬以小桃花源名之。得毋笑其妄否。雖然。吾所急欲問者。君母之病狀。何如耳。鏡人曰。吾母病已兼旬。自始迄今。但熱不寒。熱度既高。得汗不退。頭眩耳鳴。胸悶腹痞。近復若迷若閉。似睡非睡。吾自東瀛歸國。昨夜抵家。今晨卽行。現不知作何景狀耳。言時。淚潛潛不止。

潛菴曰。君且勿悲。君母現服何種藥物。鏡人曰。大都不外補劑。潛菴歎曰。醫者以補愚人病者。恒受其愚。而不覺。近世名醫大半如此。以致方方朮草帖帖。參苓殺人。不操戈矛。莫此爲甚。君雖略言病狀。未及內容。已可決爲溫病無疑。狀有下趨之勢。不能引勢利導。使之排洩。而出反以滋補阻之。直等人命爲兒戲矣。吾致力於此垂三十年。加以經驗。自問稍有心得。嘗謂吾國醫道之衰敝。固由不學無術者流。有以致之。而於藥品之性質。氣味。執陳編而遵守。不變尤爲一大障礙。吾特廣羅藥品。分別研究。始知神農嘗藥。無非不經之卮言。本草一

書半屬後人之僞託。况物土所宜。遷地勿良。川岳之孕。有時而竭乎。且學問之事。無止境。苟僅舊拘知識。而無新發明。以輔佐之。其術必腐敗。而不適用於世。吾既自詡爲知醫。明農。當隨君往。一觀君母之病。或可稍盡一得之愚。惟毛白薦顏甲十重矣。

鏡人鞠躬道謝曰。以文學識之精確。行見立起沈疴。丈恩實再造。吾母子感且勿諉。但不識此地有車馬可假乘否。潛菴曰。母須此吾腰脚猶健。視百里無異咫尺耳。况止半日程耶。

晚餐已具。乃相偕入座。潛菴曰。田家風味。只此紫茄白苧。早韭晚菘。恐君不堪下箸。鏡人曰。何曾萬錢徒形其奢。葛洪四簋彌覺其馨。惜吾食難下咽。有負郇廚。潛菴曰。君孝思純摯。無怪其然。君母非不治之症。吾既發狂言。當任其責。君姑開懷暢飲。勉力加餐。

餐已離座。二人散步庭中。明月乍上。清風徐來。潛菴乃焚香拂几。撫琴而鼓。玉

柱。勻。調。金。絃。錯。落。如。冷。泉。漱。澗。籟。動。谷。鳴。如。巫。山。夜。雨。隴。水。秦。聲。如。大。風。飄。瓦。
而。軒。礧。如。洪。濤。鼓。譟。而。滿。洶。鏡。人。靜。坐。聽。之。恍。若。身。歷。其。境。一。闋。已。終。琴。聲。戛。
然。而。止。復。抗。聲。歌。曰。搴。芳。洲。兮。芙蓉。拏。扁。舟。兮。葦。叢。渺。極。浦。兮。千。里。望。遠。岫。兮。
橫。空。吾。將。與。君。泝。洞。庭。歷。九。峯。登。玉。霄。望。閬。風。招。漁。父。之。往。權。兮。探。湘。靈。之。遺。
踪。訪。遐。奏。於。涓。子。兮。引。高。吟。於。春。容。窺。人。寔。而。擾。攘。兮。託。遺。嚮。於。無。窮。舉。天。籟。
以。成。吾。歌。兮。寫。予。心。之。太。沖。歌。畢。笑。曰。吾。今。日。狂。態。作。矣。君。勿。哂。適。所。彈。卽。水。
僊。操。也。君。亦。善。此。乎。

鏡人曰。吾未肄業及此。聆丈雅奏。媿非鍾期。然已神馳目駭。幾忘身在室中者。
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水仙操爲伯牙所作。不意千載後有此嗣。
音。

潛菴曰。君何譽之深也。此不過幽人逸老作適性陶情之具。一彈再鼓於世。無。
畀君則年富才弘。方講求經世之學。以建功業。非伏櫪老鶩所可比。雖然。有文。

事者必有武備。君頃者能揮劍拒虎，必精於武事。可知武家分南北兩派。南以柔勝，北以剛勝。論外力之表著者，南或不及於北，而守如處女，出如脫兔。運氣入內，一發而沛然莫禦，則北派亦望塵勿及。君何所宗？

鏡人曰：吾幼卽好此，恨乏師承。昔年吾父由山左謝事歸，携回一僕，頗精技擊。卽隨來童子魯生之父也。吾從之潛心學習者數年，詎吾父棄養後，是僕亦相繼而亡。論其所宗，係屬北派。及留學日本間，亦討論劍術，竊愧所學未精，何足以言武事。

潛菴曰：吾固疑童子之何以能此也。庭間月色大佳，擬與君舞劍爲樂，可乎？鏡人曰：吾曷敢班門弄斧，貽笑大方。

潛菴曰：何事過謙？乃拔劍而出。鏡人亦提劍從之，曰：乞丈指教。二人初尙對舞，颼颼作響。繼則劍光環繞，乍高乍低，忽左忽右，攻擊遮攔，疾徐不定。但見兩團白光籠罩全身，如電影橫飛，星芒亂墜，閃爍回旋，無可捉摸。俄而白光頓斂，二

人。仍。復。對。立。氣。度。從。容。面。色。不。改。僮。嫗。適。携。物。相。過。從。旁。觀。之。低。語。曰。客。劍。術。神。妙。直。可。與。老。相。公。並。駕。齊。驅。

二人舞竟。復入室。則臥具已陳。雖撲素無華。而所需畢備。潛菴舉劍示鏡人曰。君試觀此劍如何。鏡人反覆諦視曰。此巨闕也。昔歐冶鑄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兩師灑掃。雷公發鼓。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造爲大劍三。一曰湛盧。二曰純鈎。三曰勝邪。小劍二。一曰魚腸。最短。小昔專設。諸用以刺王僚者。二曰巨闕。長周尺二尺四寸。合天之二十四氣。脊列金星三。以按三才。近柄處有紋如半月。今觀是劍。霜鏗一泓。寒鋌四射。形式恰與相符。其爲巨闕無疑。

潛菴曰。此劍自吾祖得之。珍藏已三世。相傳如是。與君言相吻合。君可謂博物君子矣。即君所佩。似亦可貴。鏡人曰。此吾得之於東瀛者。鑄鍊固精。雖非頑鐵。然何敢與希世之珍較其高下。

潛菴曰。月已西。沈時逾午夜。吾過健。談勞君久。坐請就枕。吾亦歸寢。潛菴既去。鏡人乃和衣而臥。一燈相對。愁緒紛陳。念及離家。一日母病。不知如何。則蠹然憂念。及潛菴醫術之精深。治之或有效。則欣然喜。雨念交縈。輾轉不息。睡魔已逸。默數更籌。俄而鄰鷄齊唱。宿鳥飛鳴。舉眸視之。不覺東方之既白。整衣而起。彌覺坐立不安。甚無聊賴。未幾魯生已推扉捧盥具至。曰。相公夜來竟未睡耶。鏡人曰。吾心愁且急。不知劉老相公此去。獲效否。魯生曰。此則可無慮。昨聞其僮媪云。無論如何危症。雖氣息將絕。一經劉老相公手。無不立愈者。其寢室旁。有化驗藥品。處屋中。滿置藥物。凡爲人治病。皆藥籠中物。不必求諸市肆。

鏡人方事盥漱。潛菴從窗外遙呼曰。鏡人君。已起未當茲。殘暑困人。早行甚相宜也。鏡人已出迎。曰。累丈冒暑徒步行。何以克當。潛菴曰。是何傷。吾每日於課孫之暇。或出獵深山。或周行田野。習以爲常。諺所謂無事三十里者。可爲吾寫。

照矣。回顧魯生曰：可令渠等速具早餐來。汝亦飽食，勿以腹枵而笑吾儉嗇也。二人饒罷，潛菴入內稍摒擋，卽出。魯生肩負藥籠從其後。鏡人亦趨至，僮已侍立於門側。潛菴等出，乃閉關。

潛菴前行曰：吾當引道，仍循來時路。過石梁，乃沿澗向南行。山路崎嶇，怪石礙道，復折而東。徑始平坦，一路行來，但見層巒聳插，石骨崢嶸。旭日一輪，已晶明煊爛，映射岩阿。山頭薇蕨鬱鬱，葱蔥彌蔓，不絕峯腰。山脊則蒼松翠柏，勢若虬龍。薜荔、蔦蘿紛如蝌蚪，罔巒幽寂，迴異塵寰。暑氣頓消，清風習習。衆人至此，不禁心曠神怡，撲去俗塵三斗。

鏡人遙指山巔，薇蕨曰：丈何薇蕨之多也。潛菴笑曰：世無夷齊，安得不多。鏡人曰：後世非無夷齊，但稍茹，卽吐已如出山泉水之去，不復反。豈酸鹹各別，古今嗜好不同耶？抑或是物已爲夷齊採食，無餘後之所生，遽變其味，故入腹格格不相容耶？雖然，世有夷齊而薇蕨能長保，此葱鬱亦云幸矣。

旋過高崗地勢頓平行田疇鱗接池水澄清雜樹夾道蟬聲徹耳閒以幾叢脩竹茅屋中時透炊烟農夫牧豎已荷鋤叱犢而歸潛菴曰日尙未中彼等已歸午食矣盍少休皆就道旁拂石而坐

行行復行行已進堡門堡中道路脩潔市肆駢闐屋宇櫛比人烟稠密行至市東見一莊院高墉障日大厦連雲莊外土屋纍纍繞以合抱大樹童童如蓋有數人佇立莊前向西遙望潛菴曰鏡人君彼蒼顏而皓首者非張勤乎鏡人未及應張勤已趨迎前來曰劉老相公相隔幾二十年丰采猶昔惟鬚髮花白耳潛菴曰觀汝亦頗健張勤曰蒲柳之資望秋先零豈若老相公龍馬精神老當益壯鏡人曰張勤吾母病增劇否張勤曰聞無變動惟昨晨相公行後大房二老相公三房大相公及質肆中趙經理又來問病二老相公與趙經理稍坐卽去大相公傍晚始歸也

言次已抵莊門鏡人乃肅潛菴入越院落數所方蒞廳事甫就坐莊丁已奉茗

進盥具。潛菴笑曰：秋風乍起，炎熱未消，吾已濕透葛衣，將作汗淋學士矣。盥畢，鏡人延潛菴移坐廳旁書室中，曰：吾稍失陪。潛菴曰：吾既爲君母病而來，安可先事休息，當偕君入內一觀究竟。

魯生聞言，負藥籠先入。及二人行抵寢室門，紉秋已迎候，曰：謝先生遠道臨視，吾母潛菴曰：且待吾視之。行近榻前，見羅帳高懸，王母側身外向，兩目低垂，面色紅頰，唇焦如炙。聽其口鼻中呼吸俱粗，再復察舌診脉，良久乃曰：溫病忌汗，不忌下。前人論之詳矣，况當下而不下乎？鏡人曰：尙可救藥否？潛菴曰：君等放懷，爰向藥籠中取藥數味，授鏡人曰：此先煎，此後入，候水沸至百十次，湯液已去其半，卽丹成。九轉時矣。服後按摩其腹，約二小時，必大解如膠粘者，臭不可。邇解已復得暢汗，則病已去其十之七八矣。

一莊丁自外至，曰：請相公偕劉老相公往書室午饌。潛菴曰：鏡人君，吾出午餐，君可勿伴吾。此時君固自爲不可離母室，卽吾亦不欲君之偶離而作無益之。

周旋也。鏡人曰：丈誠體恤，然殊覺不恭。何？潛菴曰：吾性粗率，不善作世故語。君但注意於侍湯進藥之事，吾且出，可令魯生隨吾往。

潛菴舉盃獨酌，魯生侍立於側。潛菴曰：爾年幾何？曰：甫十五。潛菴曰：爾來此幾年矣？曰：吾本隨吾父賣解於山左，吾父爲仇家所陷入囹圄，適先主人來宰是邑，翰得實釋吾父，而置仇於法。吾父乃投身入侍先主人，不以羣奴畜也。及告歸，吾父亦隨之時。吾方五歲，母已早卒，迨吾十歲，吾父又歿，幸老主母及相公待吾極優，曾令入學，僅識之無然，究不如長槍大戟之爲吾所好。潛菴曰：爾力能拔樹與虎鬪，胆力可爲非常，倘能潛心武技，必當出人頭地。曰：劉老相公過獎矣。比時吾家相公遇虎，吾義當救護，遂置死生於度外。及今思之，猶若譚虎者之色變，敢云有胆，雖有數觔力，然無人指導，總屬門外漢。潛菴曰：爾能常至吾處，吾當授爾以所學。曰：謝劉老相公，吾必時至。潛菴曰：爾主家近今狀況較爾先主人存日何如？曰：吾問先主人，旣清廉而性又慷慨，宦魯時凡遇民間逋

賦。無。力。輸。將。及。水。旱。徧。災。官。賑。所。不。足。者。皆。以。已。財。充。之。家。本。巨。富。出。宰。十。年。已。去。過。半。現。僅。良。田。三。十。餘。頃。質。肆。一。所。而。已。然。尙。足。稱。富。饒。劉。老。相。公。可。知。吾。家。相。公。之。性。質。與。先。主。人。同。也。潛。菴。曰。吾。憶。張。勤。之。年。已。近。七。十。猶。執。役。於。此。未。退。老。乎。曰。張。勤。於。明。年。剛。七。十。今。尙。未。許。其。退。老。自。先。主。人。歿。後。外。事。悉。令。掌。管。渠。忠。直。無。私。而。不。肯。擅。作。威。福。事。事。必。稟。承。老。主。母。故。合。家。無。不。敬。愛。之。潛。菴。曰。爾。枵。腹。立。譚。久。此。閒。有。人。承。值。毋。須。爾。也。魯。生。乃。出。

潛。菴。當。窗。立。輕。揮。羽。扇。仰。視。天。空。夕。陽。未。墜。自。語。曰。病。者。服。藥。後。當。不。出。吾。所。料。鏡。人。已。欣。然。至。曰。丈。真。神。藥。悉。如。預。約。汗。後。熟。睡。片。時。神。識。清。朗。已。進。半。甌。粥。飲。矣。潛。菴。曰。吾。固。謂。非。不。治。之。病。實。爲。庸。醫。誤。耳。現。在。病。僅。餘。波。無。事。再。診。察。指。几。上。藥。物。一。巨。包。曰。吾。已。將。煮。服。各。法。註。明。其。上。分。三。日。服。之。盡。此。則。無。需。藥。物。但。如。張。仲。景。所。謂。以。飲。食。消。息。之。者。即。調。養。元。氣。之。無。上。妙。法。也。君。可。持。去。

叙秋方坐榻畔與母相問答曰兄至矣母曰鏡兒汝所持非藥物耶鏡人曰然乃以潛庵之言告且曰母此時安否母曰吾自覺無所不舒但稍倦耳潛庵真良醫也汝父與之稱莫逆嘗言其人多才藝而剛直仗義渠以二等侍衛授廣西參將撫標隸之素腐敗一經整頓即成勁旅時撫軍某貪而酷渠遇事規諫雖不聽亦不以爲忤渠遂乞休撫軍留之不得時有大盜某積案纍纍官中懸巨賞購之久不獲適爲言官所糾廷旨嚴厲勒限僅十日都官惶惶無措渠慷慨請行易服而往不數日大盜就擒撫軍欲上其功渠笑曰吾已乞休無心章黻而况除暴安良爲官之分內事何功之有渠歸途爲盜黨所圍幸渠父子皆勇敢絕倫且精火鎗能於空中擊飛鳥百不失一羣盜披靡幾殲其半汝父昔在京師借榻旅館與渠同處一室時有某勳貴好漁色見婦女之有姿者必使豪奴悍僕劫之去人畏其勢焰薰天莫敢誰何惟羣相飲恨而已館人某老而鰥膝下僅一掌珠亦爲所劫因之呼號震耳慘不忍聞汝父時方秉燭握管叙

某勛貴惡迹欲於翌日乞同年某侍御上章彈之渠適自外歸詢得其詳遽易短衣略事裝束即開窗一躍而出疾如流星倏忽不見未及更許已負館人女歸還之其父囑其暫匿於戚串家以避之其事類此者尙多此則汝父所目擊也

鏡人曰母倦矣請少休母曰吾勿倦精神已漸復但腹餒欲飲糜粥耳鏡人乃捧甌進紉秋設箸佐以盃羹母曰容吾起遂擁衾而坐食畢母曰頃所言尙未竟吾再述其事汝父又言渠家素豐渠祖歷官清要渠父邃於宋學通籍後即歸隱不仕渠雖入武途而說禮敦詩有羊叔子輕裘緩帶之風精於琴汝父曾以五百金購古琴一卽所謂焦尾琴也渠見之愛不忍釋汝父舉以贈之渠則謂君以愛而購之吾即歸君值已奪君愛爲吾愛矣非恕也况不受值乎汝父強之固固不受

鏡人曰吾父固精於琴者兒則素未習此使焦桐有失主之感擬仍贈之潛菴

以承父志。不識母意。然乎。母曰。何不可者。然若贈之。於此時。則類於醫者之受。酬吾意。渠必固卻。此等人。汝可常與親近。獲益於身心者。當非淺鮮。異時相機贈之。可也。秋兒。汝可速語廚媪。晚饌須豐腆。且潛菴素嗜飲。宜多沾醇醪。午間渠來。爲不速客。今則非倉猝主人矣。母草草失敬。客禮鏡兒。可即出伴之。勿置客於不顧。致令歎踽踽也。此間有汝妹。在余不落寞。

日歛瑤臺煙。暝元圃。已柯纏金藕。盤疊銅蓮。萬家燈火時矣。潛菴展卷。若有所思。鏡人已趨近其前。曰。丈所觀。非宋人語錄乎。潛庵曰。吾少卽好此。迄今觀之。尤有味。鏡人曰。吾父在時。亦以此爲庭訓。故吾卽奉爲畢生之模範。然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自問愆尤叢集。寡過未能奈何。

潛菴曰。學術之盛衰。卽人心道德之存亡。世運係焉。宋以後講學之風。晚明最盛。其時士夫。雖事八股。尙知講求性理之微。以葆人心之道德。但就吾所猶及記憶者。舉之如涇縣水西會。寧國同善會。江陰君山會。貴池光岳會。太平九龍。

會○廣○德○覆○初○會○泰○州○心○齋○講○堂○江○北○譙○民○精○舍○新○安○程○氏○世○廟○會○甘○泉○則○白○沙○
溝○堂○九○十○有○九○無○錫○則○東○林○最○著○雖○其○閒○或○宗○程○朱○或○宗○王○陸○不○無○黨○見○之○分○
然○其○敦○氣○節○重○廉○恥○則○一○故○易○代○時○義○旗○之○舉○前○仆○後○繼○籬○髮○改○裝○寧○以○身○殉○
爲○歷○代○鼎○革○時○所○未○有○清○則○康○雍○兩○朝○流○風○未○熄○猶○有○典○型○乾○嘉○而○下○已○漸○等○
景○星○慶○雲○之○不○易○覲○而○氣○節○廉○恥○遂○不○可○問○同○光○以○來○士○夫○則○專○工○帖○括○學○術○
晦○而○人○心○之○道○德○日○就○淪○胥○羣○焉○以○氣○節○爲○迂○談○視○廉○恥○爲○無○足○重○輕○有○江○河○
日○下○之○勢○賈○長○沙○謂○可○長○歎○息○者○此○也○乃○自○科○舉○廢○而○教○育○已○改○絃○易○轍○學○校○
如○林○庠○序○盈○門○滿○擬○爲○知○識○與○道○德○可○日○進○而○顧○有○議○其○後○者○謂○知○識○雖○進○道○
德○日○退○長○此○削○足○就○履○適○足○以○盡○喪○其○舊○有○之○道○德○吾○不○敏○未○諳○學○理○不○敢○妄○
議○是○非○然○如○自○由○平○等○諸○說○吾○亦○疑○之○君○則○置○身○學○界○洞○徹○奧○竅○試○爲○吾○一○剖○
其○疑○

鏡人曰○夜饌已設○請丈入座○潛菴曰○珍羞滿案○旣豐且腆○豈以吾爲老饕乎○鏡

人曰。雖非惡草。具竊恐烹調未精耳。庖人枝劣。丈或恕之。潛菴曰。君不喜飲。不以奉勸。吾當自斟。自酌。聽君揮塵而譚。

鏡人曰。吾國數千年來。奉公守法之良民。本極自由。而社會階級。雖分亦不能背法律。而恒肆其不平等之威虐。非若西人昔時之歷受暴君貴族之無量壓力。極不平等。極不自由。而當新舊教之爭。又備受殺戮之慘。故不憚冒死以爭之。爭之既得。而又垂爲學說。以作防微杜漸之舉。且其說亦自有精確不刊之理。原非以背法律。逆人情。率意徑行。即自由棄尊親敬長之禮。等夷視之。即平等也。是皆耳食者不察彼我之情形。未窺其說之真理。徒襲名詞。變本加厲。以貽人口實耳。非教育之宗旨也。綜教育三大綱。爲德育。智育。體育。亦非不注重於道德。

潛菴曰。方今教育之術。採自外人。何以人用之。則如彼。我施之。則如此。鏡人曰。吾國人心。道德之日退。不自今始。當愈趨愈下之時。挽之尤不易。爲力固非一。

時所能奏效。然其間亦自有辨宗教之力。足以維持道德。而尤能補教育之所不及。故西儒謂無宗教之國。其道德心必薄弱。實至言也。我國儒釋道三教。並垂孔則爲人倫模範。然大義微言。可語上不可語下。不能合全國之智。愚賢不肖。而萃爲一爐。道家自黃老而降。爲符籙丹汞。固不足以語此。釋氏之說。淺深並著。似可牢籠賢智。懾服庸愚矣。然虛無寂滅之言。究不若修齊治平之正當。士夫容未必率相敬仰。即天堂地獄之說。亦不過爲愚夫愚婦之欲求免禍與邀福者。膜拜頂禮時片刻之警覺。事過輒忘。實無所謂迷信。非若外人之迷信宗教者。有無量服從心。懺悔心。而猶時恐失墜。不足以臨帝天。其維持道德之力。爲何如。吾國則旣無宗教。僅恃教育道德之心。安得不薄弱。

潛菴曰。如君言。曷不合孔釋而成爲一大宗教。鏡人曰。此則不能。凡立一教。而能使人羣信仰者。必其人具有大智慧。大魄力。而又適當其時。庶克有濟。今孔釋往矣。苟無足以驚世震俗之人。出而號召之。雖刑駢勢迫。無益也。

潛菴曰。君崇論弘議。吾實聞所未聞。當爲君浮一大白。君雄辯滔滔。舌本翻瀾。亦宜稍飲。以潤澤之。

鏡人方舉卮。張勤忽立門側。呼曰。相公三房大相公來矣。鏡人曰。劍岑來何晏也。二人適起立。一丰神俊逸之慘綠少年。已入室曰。聞張勤言。兄母服藥後。病若失。第眞欣喜欲狂矣。此即劉丈乎。丈神術竊恐古之和緩。無以過也。潛菴曰。君過譽。吾何敢當。

鏡人曰。弟已晚食乎。劍岑曰。弟腹已果矣。鏡人曰。弟嗜飲。可與丈對酌。盡歡。兄以量窄。不善酬酢。弟當勸丈多進數觴也。

侍者已設七箸。劍岑乃就座。鏡人曰。弟何夤夜來。劍岑曰。弟甫歸自邑城。鏡人曰。弟往何事。劍岑曰。弟昨晚由此返。適城中有急足至。謂甄淵甫被邑令捕去。遣之來。促弟往詢其故。不知且無數行書。鏡人曰。甄淵甫之爲人。甚誠恪。何至有鼠牙雀角訟。

劍岑曰。是也。吾於今日黎明卽就道。迨抵城而淵甫已在肆。渠乃告弟以故。殊令人憤憤不平也。渠設估衣肆於城有年矣。素以誠信不欺稱。日前有至其肆購物者。出墨幣七而贖其六。淵甫請易之。不可。且大言曰。吾堂堂縣署中。豈有僞幣。汝等雙目瞽矣。顧質之他肆亦然。其人乃持僞幣倖去。昨午縣令儀從如雲乘輿過其肆。見門右懸有西式大衣。卽令停輿傳肆主淵甫至。輿前縣令曰。汝肆所懸者非軍衣乎。旣售軍衣。難保不并售軍械。汝勿爲本官之夢夢也。淵甫曰。此爲西式之大衣。上自士夫。下及輿臺御之者。不少。固非禁售品。若謂私售軍械。則證據何在。莫須有三字。何以服人。官無言。顧左右拘之。去渠家。正惶遽無措。間有縣役來。謂官授意。須以墨幣五百尊爲壽。可免罪。否則勿謂令尹之不能滅門也。再四論值不得減。而官幕及差役之進奉。又益十之三。渠家不得已。乃如數奉幣。往幣入。而淵甫釋矣。蓋前之用僞幣者。卽令妾之貴介弟也。以未售其欺。故歸而訴之。姊乞令爲之報復。令固貪鄙。而又素懼閹威。拜倒。

於石榴裙下者故爲此一舉兩得之計。

潛菴曰。吾昔浮沈宦海時。嘗作壁上觀。雖有簞簞不飭者。尙不敢如此之明目。張胆。是令真貪而悍矣。鏡人曰。世道人心。日非一日。倂大中國。何獨此令哉。劍岑曰。吾等此事。可勿言。言之適益吾憤。吾再言一極。有趣味。事以解穢。當令丈與兄聽之。解頤也。

潛菴曰。君試言之。劍岑曰。吾家司閽者。爲一老僕。沈湎於酒。終日在醉鄉中。而置啟閉於不飲。陶靖節謂門雖設而常關者。茲則門雖設而常閉矣。廳事懸一沈石田畫幅。吾兄常見之。畫雖贗。鼎然非近人所能規撫。頃吾自邑歸。甫下騎。門內突有一人。出手持一巨軸。裹以報紙。見吾至。乃曰。君家欲購一巨大華美之影像乎。吾笑其妄。叱使去。及抵廳事。畫已。烏有追尋。是人亦杳如黃鶴矣。智哉。賊也。而吾竟當面被給。抑何愚也。

潛菴曰。尙有所失否。劍岑曰。僅此而已。潛菴曰。然則吾不獨嘉其智。且嘉其雅。

矣。當盡一觴以賞之。鏡人曰。甚後懲前。弟當整飭劍岑。曰。已另易他人代之。後或無慮。

潛菴曰。賊技之精而巧。無過京師。昔有巡城侍御某。與友顧曲於劇場。友戲之曰。君所佩玉值巨。且不易得。毋爲小李所垂涎。侍御曰。是何敢。蓋京城呼賊爲小李。而地面緝捕之責。司坊與步軍統領衙門主之。而是處司坊固隸於侍御者也。故侍御云。然及歸。而所佩玉已不翼而飛。乃大怒。傳司坊之首領。指揮至。告以故。限三日。非人贓。並獲者。必以白簡從事。指揮唯唯而退。歸卽飭老捕某。任其事。且語以侍御之言。捕曰。物尙不難得。惟拘其人。殊非易。指揮曰。如違所命。渠必以白簡彈余矣。捕曰。容徐圖之。翌日。捕白指揮曰。若明捕之物。且難得。無已。則請侍御明日仍往是處觀劇。令其親自送還。覲面捕之。可也。指揮據以告侍御。如言戒備。往已過數闕。適對面一華服者。不顧而唾濺及侍御衣。其人殊惶恐。出素巾躬身爲侍御拂拭。訖道歉歸。坐侍御笑頷之。且不置意。然所謂。

送玉者猶未來待至劇終仍復杳然怒而歸偶摸索腰閒則和氏璧已返自秦庭矣侍御始恍然悟遂置不問鏡人曰此真神妙不可思議矣頃所言猶一時之急智耳

劍岑曰兄知陳三乎鏡人曰吾但知其傭於弟家耳劍岑曰渠早辭傭而賈矣則其事兄未必知之鏡人曰何事劍岑曰容弟言之渠且有求於兄渠設一果實肆於邑城所售值較他肆廉凡遇物之黴爛而有礙衛生者必盡棄之不以口腹累人故生涯頗不惡有教士市物而忘其革囊渠追還之教士酬以金堅不受後凡教會所需皆購之其肆而渠亦不稍昂其值學界某虎而冠者也所居與渠肆近而酷嗜果實如取如攜而不償其值所逋已纍纍往索勿與而某取食如故陳三不敢拒久之又往索某遽率多人至曰吾隨物付值豈逋若質耶須賠償吾名譽損失來痛毆陳三不已且飭從人搗毀其肆中物陳三曰物毀已過半吾從此不再向君索逋君怒可息矣旁觀勸不聽咸怒且有詈之者

某知衆怒之難犯也。乃與其從人揚長去。陳三以勢力之不敌。忍而不與較。潛菴曰。聞君言。吾憤氣填膺矣。此種人。恨不以老拳飽之。劍岑曰。固也。其事尙有出人意外者。一日。教士至。其肆語之曰。爾事吾誠爲爾不平。已言於宰爾。速往訴。必得直。陳三唯唯謝之。而不往訴。人有誚其懦而惜其失所恃者。陳三曰。君誤矣。某雖吾仇。吾族類也。教士雖吾助。非吾族類也。怒於室而呼市人爲之洩忿。可乎。倘君能助吾。吾亦何樂而不爲。鏡人曰。是言也。吾恐今日之自命爲偉人志士者。未必知之。方以借外力鋤羣爲能事。而恬不爲非。何以販夫市賈中有此人。吾不能不崇拜之。潛菴曰。吾亦云然。

鏡人曰。然則弟謂渠求於兄者。果何事。劍岑曰。弟今日遇之城。曾以兄歸告。渠言行將爲子授室。乞兄書一聯以輝蓬筥。鏡人曰。吾必書以與之。

潛菴曰。鏡人君。吾有事。每思詢君而輒忘。吾有甥女。范靜儀者。亦留學東瀛。君識之乎。鏡人曰。吾與之同學。潛菴曰。君視其人若何。鏡人曰。是即昔人所謂端

莊○雜○流○利○剛○健○合○婀娜○者○而○德○性○高○尚○才○識○卓○越○尤○能○纖○毫○不○染○近○時○女○界○新○
習○氣○吾○無○閒○然○矣○潛○菴○曰○渠○父○以○業○離○起○家○好○客○而○急○人○之○急○獲○資○累○巨○萬○屢○
散○而○屢○致○之○曾○納○粟○得○叙○職○郡○守○嗣○又○報○効○巨○款○邀○特○獎○以○觀○察○使○需○次○汴○垣○
不○三○月○即○託○辭○去○曰○此○種○卑○鄙○齷○齷○場○安○能○鬱○鬱○久○居○哉○歸○則○仍○理○舊○棄○凡○公○
益○慈○善○各○事○一○無○所○吝○納○二○妾○皆○無○所○出○而○相○繼○歿○恒○以○中○郎○有○女○伯○道○無○兒○
爲○戚○戚○年○五○十○甫○稱○觴○而○卒○人○咸○惜○之○吾○妹○乃○棄○鹽○業○散○僮○僕○治○家○之○餘○以○典○
籍○爲○排○遣○計○渠○少○即○好○學○經○史○而○外○喜○參○究○程○朱○學○說○箸○有○列○女○補○一○書○故○律○
已○嚴○而○待○人○恕○靜○儀○固○得○力○於○母○教○者○也○惟○門○衰○祚○薄○旣○無○伯○叔○終○鮮○兄○弟○遠○
族○又○無○昭○穆○相○當○者○至○今○仍○繼○嗣○無○人○耳○吾○妹○囑○吾○代○爲○相○攸○久○吾○終○以○不○逢○
佳○士○爲○憾○

劍○岑○曰○丈○視○吾○兄○何○如○可○中○鵲○屏○選○否○潛○菴○曰○吾○昨○一○見○即○心○折○何○待○君○言○執○
柯○之○事○吾○當○任○之○吾○歲○必○一○往○省○妹○轉○瞬○吾○兒○歸○吾○即○可○行○鏡○人○曰○吾○不○才○恐○

不足以辱相攸。潛菴曰：吾自信尙具知人識，非君不足以壻靜儀，亦非靜儀不足以耦君。五雀六燕，無此銖兩，悉稱者君。但暇時告之，君母吾妹信吾言，且亦無子些賈不虞。吳剛之斧不利也。劍岑君，吾二人當各盡一觴以賀之。鏡人君亦宜對飲，飲盡而飯不聞，壁上時計已碎，擊十二鳴乎。

潛菴曰：鏡人君案間列有棋枰，君必精於此者。鏡人曰：曩亦好之，自東游後，久未拈此，非若吾弟之無日不以彈碁爲樂也。潛菴曰：吾等且散坐稍停，吾當與劍岑君作手。譚鏡人曰：然則弟今夕可毋歸，是室本具二榻，弟留此，伴丈如何。兄須陪侍吾母也。劍岑曰：弟不歸亦可，惟須遣人告之。吾家時則莊丁方在撤殘肴，鏡人命之曰：汝可赴大相公家告之。

潛菴曰：吾准以明日早行。鏡人曰：丈何必亟亟。潛菴曰：君母盡此三服，已無需藥物矣。且吾所必欲歸者，蓋有故。小桃花源居民大半係吾招募而來，使聚不識誰何之人，而羣處無以約束之，訓迪之，保無有害馬之足以妨羣者。吾恒於

廣○場○中○召○衆○而○告○誡○之○語○以○綱○常○名○教○之○重○立○身○行○已○之○要○罕○譬○曲○喻○不○事○高○
遠○但○取○淺○近○以○暢○其○說○雖○婦○孺○亦○令○旁○聽○故○戶○無○詬○諍○之○作○人○鮮○游○惰○之○行○敦○
禮○讓○崇○節○儉○雖○不○敢○謂○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然○盜○賊○屏○迹○奸○宄○不○生○咸○有○無○詐○
無○虞○之○心○而○熙○皞○自○得○明○日○適○爲○召○集○之○期○吾○不○得○不○歸○不○然○吾○亦○樂○與○君○等○
叙○何○妨○作○平○原○十○日○游○鏡○人○曰○惜○丈○僅○以○之○教○一○鄉○推○而○廣○之○全○國○醇○俗○不○難○
致○也○潛○菴○曰○吾○壯○不○如○人○老○復○何○爲○吾○惟○以○獨○善○其○身○者○兼○善○其○鄉○而○已○天○下○
事○任○君○等○爲○之○君○可○往○省○君○母○吾○將○與○劍○岑○君○一○尋○橘○中○樂○
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猶○披○被○明○太○
祖○所○詠○也○此○時○直○可○以○之○贈○鏡○人○蓋○鏡○人○自○聞○母○病○後○久○已○寢○不○安○席○今○則○母○
病○日○漸○向○愈○殷○憂○頓○釋○始○獲○於○黑○甜○鄉○中○重○尋○滋○味○而○其○味○乃○彌○永○故○黃○梁○再○
熟○好○夢○未○回○方○馳○逐○於○邯○鄲○道○上○忽○聞○有○呼○之○者○張○目○視○之○乃○魯○生○也○鏡○人○曰○
爾○何○事○呼○吾○魯○生○曰○日○上○過○三○竿○劉○老○相○公○急○欲○歸○候○相○公○久○矣○鏡○人○乃○披○衣○

起。

王母曰。魯生已備車。否。魯生曰。已備馬。鏡人曰。母今日安否。母曰。吾甚適。汝速出。免潛菴候也。鏡人乃盥漱。整衣而出。

潛菴方與劍岑縱譚。小桃花源風景。鏡人適至。曰。吾貪睡。累丈久候。潛菴曰。吾知君失眠。久茲始得安枕。無怪其然。

鏡人曰。丈起吾母於垂絕。又勞丈冒暑往還。吾將何以酬盛意。潛菴曰。吾與君父交。非泛泛。且是區區者。何足言酬。君勿復爾。相與徐步出書室。

潛菴曰。魯生一童子耳。乃能奮身不顧。拒虎衛主。其忠肝義膽。直可風世。而勵俗。視彼食焉而避其難者。相去何可以道里計。吾甚嘉之。聞其喜武事而苦無指授。然有力而性復慧。可造才也。盍使之隨吾行。吾將有以成其志。

鏡人曰。丈苟施惠。吾甚贊成。吾家素不以臧獲視之。渠本無所事。但令旬餘一歸可也。潛菴曰。君果何日東行者。鏡人曰。此則吾難預決。

劍岑曰。兄將畢業。不如速往。鏡人曰。昔溫太真絕裾而離母。雖復事功赫奕。論者猶或非之。况離病母而就畢業事乎。天生吾人。原宜學成而爲世用。不當自甘廢棄。然必內行脩而施於外者。乃可恃。否則大本已虧。何論其餘。而世乃有爲治世取德。亂世取才之說者。不知使詐使貪。雖集事而終必僨事。何如擇才德兼全者用之。方可任艱鉅而不撓。此兄爲推波逐瀾之言。若兄區區之行止。當不足以語此。劍岑曰。兄言誠然。弟當以兄言作座右銘。

三人行抵莊門。圍人已執轡俟。潛菴曰。吾行矣。且與君等別。乃上馬據鞍揚鞭。得得去。魯生亦負藥籠乘騎隨之。

王母自遇良醫。一飲其藥而病去過半。僅餘氛未靖耳。迨飲罄其所留藥而病魔已盡。驅乃屏藥物而勿御。惟藉食物之補益以回復。其固有之健康兼之愛女佳兒奉侍膝下。無不先意承志者。鏡人兄妹又片刻不離左右。製饌調羹。悉諳食性。扶持抑搔。事必躬親。暇則舉遺聞佚事之雅馴。而有興趣者。續續言之。

以博老母之一粲。遂令終日顏開笑口。樂且無央。故其回復之機。如電流之迅。不可遏。一日母忽語鏡人曰。汝嚮以書告吾。范靜儀事果皆如汝所言否。鏡人曰。兒曷敢欺母。母曰。誠如是。則汝得良耦。吾得佳婦矣。吾且促汝速成之。但不知其母意中何如者。

鏡人曰。兒幾忘之。前日潛菴在此。曾言靜儀爲其甥女。力任爲兒作媒。氏稍緩。渠當親往言之。母曰。靜儀之父。非業鹽起家而得官不仕者乎。鏡人曰。然。母曰。汝父昔曾語吾。然則潛菴爲靜儀母兄耳。吾意潛菴往言事。固可操券。汝當以書囑靜儀告之。其母則潛菴之言。更可迎刃而解矣。鏡人曰。靜儀與兒同學。楊海琴皆有書來詢母病。兒久欲以書報之。惜不得暇。今當復之。

鏡人書竟。持往母前。母觀其所復靜儀書。曰。汝立言極得體。不作綺詞豔語。而意乃彌真。汝學較前進矣。他書爲汝所致友者。吾不必觀。但以靜儀來書與吾一閱。鏡人從案頭持至。母乃展開其書。

鏡人君鑒。忽遽送別。至今耿耿不已者。因馳系君母之病。而適觸小人有母之思。尙不僅離愁別恨已也。想游子遄歸。已可慰慈母倚閭倚門之望。從此懷抱一開。卽足以驅病魔而有餘。若再助以藥力。其獲效尤速。屈計此書到時。君母已將愈矣。吾意君必俟堂上起居康復。乃可遠離。此時且依依膝下。作孺子慕母。遽東游。何則。吾人就學之光陰。雖寶貴而來日方長。非若人子侍親之光陰。尤寶貴而來日苦短也。吾母久無書來。罔測所由。因之心緒惡劣。亦擬假歸一行。如有定期。再當馳告。侍奉之餘。幸自珍攝。臨穎依依不盡。欲言。

范靜儀手白

閱畢曰。異哉。其筆墨與汝如出一機杼。而無一毫閨閣脂粉氣。鏡人曰。聞潛菴言。其母於經史外。喜研究程朱學說者。母曰。無怪其然。女子固本於母教者也。吾亦夙不喜風雲月露之詞。故汝妹課餘。惟流覽於女誡等書。人必笑吾輩之迂。然人心易放。不以人倫模範。諸書檢束其身心。而徒騁詞華風流。自命每至。

蕩檢踰閑而不知吾甯人之笑吾迂也秋兒吾病時來問候者汝皆記憶乎紉秋曰兒均書於日記簿中母曰可與汝兄觀之吾已病愈鏡兒不必終日伴吾可往逐家一走以謝之勿以失禮招人責汝大房二叔迂癖不近人情汝嬖又悍潑汝大叔老而鰥盡所有以與其夫婦而恃以養老近聞待之頗苛刻非人道明日汝可就其家午食而覘之使其果如是吾將推一本之誼任其饕養鏡人曰母意與兒同如明日覘之信兒當有以處之母曰質肆中趙經理執事久其人雖老而忠誠可恃汝旣回家亦宜一往視之鏡人曰兒明日但往近地後日適有友文明結婚以入塲觀禮邀兒當并赴城中一行母曰吾更有一瑣事語汝吾家灶傭劉興甚謹飭惟人言其恆以廚中食物携歸家且謂無日不然吾家雖不計此然使羣相效尤亦殊非宜汝可使張勤伺察其究竟設劉興如有難言之隱吾將周卹之不吝也鏡人曰兒當謹如吾母教陰沈老屋中有童子數人天地玄黃呶唔不輟一老翁據上座頭童如剝芋額

上。皺。紋。如。春。浪。鱗。鱗。兩。目。深。陷。瞳。小。如。豆。光。燭。燭。自。巨。眶。中。出。鬚。頤。枯。鬆。皮。層。垂。於。口。角。鼻。梁。聳。如。圓。徑。之。橋。花。白。鬚。數。莖。疎。燥。不。中。視。方。危。坐。如。尸。憑。案。觀。書。忽。一。人。自。外。來。曰。謝。叔。屢。臨。問。吾。母。老。翁。曰。鏡。人。吾。久。不。見。汝。汝。母。病。若。何。鏡。人。曰。幸。將。愈。矣。吾。嬖。何。往。者。老。翁。曰。渠。在。廚。下。作。午。餐。鏡。人。曰。大。叔。他。出。乎。老。翁。曰。渠。飽。食。終。日。無。所。事。不。出。何。爲。乃。語。諸。童。子。曰。日。已。午。爾。等。可。歸。童。子。遂。相。率。去。老。翁。曰。鏡。人。吾。此。閒。地。窄。無。虛。座。累。汝。久。立。茲。可。坐。矣。鏡。人。乃。坐。於。翁。側。翁。仍。觀。書。默。無。一。言。

俄。一。老。嫗。持。午。餐。至。曰。鏡。人。聞。汝。歸。已。數。日。汝。母。愈。乎。鏡。人。立。應。曰。嬖。吾。母。惟。起。居。飲。食。尙。未。復。舊。耳。老。嫗。曰。吾。久。思。一。省。汝。母。柰。汝。叔。素。痴。腐。手。執。一。卷。外。悉。不。問。凡。事。皆。吾。任。之。即。此。童。子。數。人。非。吾。助。之。早。去。而。之。他。矣。吾。故。不。能。出。此。牢。籠。一。步。也。汝。今。可。於。此。午。食。吾。甚。慚。無。佳。肴。以。飫。汝。勿。嫌。其。菲。老。翁。曰。渠。來。時。吾。卽。欲。留。渠。飯。因。未。與。汝。商。故。籌。躇。滿。志。方。在。剖。析。其。可。不。可。之。理。今。汝。

以爲可。吾乃大愜。言次以手舉箸曰。吾等食矣。鏡人視之。肴二爲一。韭一腐翁以箸指腐曰。此物今日乃大佳。是必加味以供鏡人者。媪曰。一腐耳。何云佳。鏡人曰。物不必珍饈。但求適口。植物之有益於衛生。勝肉食多多。頻年旅學他國。欲求此風味而不可得。敢云不佳乎。

食已。鏡人忽聞有聲出廚。舍呼曰。吾淡食久。今則如骨骸。喉格格不下。咽可與吾殘羹少許否。鏡人曰。呼者其大叔耶。何不來此共食。翁但忸怩而無言。媪曰。渠病宜食淡而不守戒。奈何。鏡人曰。若然當往勸之。

鏡人方趨廚。舍媪已踵至。鏡人見廚舍旁有屋一楹。墻側欲傾。中黑如漆。一老人閉目側身。藉草臥地上。手持半甌麥粥。枯瘠如陳死人。淚痕滿頰。若不勝其悲憤者。所服葛衫已捉襟見肘。犢鼻褌亦片片作蛺蝶飛蠅。蚋叢集其臭不可向。邇鏡人乃掩鼻呼之曰。大叔何至於此。老人張目起坐曰。鏡人汝歸乎。吾苦甚。已泣不成聲。媪曰。渠無異孩提。飢飽不知便溺。不擇地吾爲渠折磨久。

矣。老人憤然曰：爾夫婦磨折吾至此，吾則何事累爾者？鏡人曰：大叔且勿言，當勿使久累嬸，乃與媪俱出。鏡人曰：不可累嬸侍病者，且爲之湔滌歸，當告之。吾母必設一善策，使嬸釋此重負也。媪曰：苟能是，吾方免此磨折。翁則俯首仍無言。鏡人乃興辭出。

鏡人歸，母適與紉秋坐窗前，展卷而談。見鏡人至，曰：汝來自大房，必有所見。人言果可信否？鏡人遂以所見所語告母，曰：然則如何？吾等不宜坐視也。鏡人曰：兒初意接之來，但恐吾家獲施惠之名，二叔被涼德之誚，不如吾家任其衣食一切，而遣人往侍。幸渠處尙有空室，可擇其寬大者，遷入同居，伴之庶免失於調護。如此則二叔可樂，從不以吾家爲掠美市恩之舉矣。母意然乎？母曰：汝策甚善，吾極贊成，但身受者如倒懸之待解，刻不可緩。汝速語令張勤行之。惟張勤性戇而好直言，汝須以言授之，勿令內媿者老羞成怒也。鏡人曰：母盍少休。兒將出語，張勤母曰：吾不倦，今日又加餐矣，殊有味。汝勿阻吾。

翌晨鏡人方省母起居。問所嗜。母曰：汝非今日往邑城可行矣。此事任汝妹爲之。鏡人乃行。抵城後，凡戚友之曾來問母病者，逐家往謝之。最後至質肆，見肆中質物者林立，大有應接不暇之勢。經理趙翁適自外來，乃延鏡人入內室坐。趙翁曰：聞主君歸來，得良醫，君母病頓瘥，茲已康復乎？鏡人曰：謝翁，屢存問，已將愈矣。肆中一切如常乎？趙翁曰：幸如故。鏡人曰：吾頃見肆中質物者踵相接，肩相摩，豈吾邑有災禍乎？趙翁曰：災禍雖無，然生計之難，食用之昂，日增一日，民鮮蓋藏，十室九空，行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禍機所伏，有識者早爲寒心。若再加以飢饉，則一旦猝發，將橫決而不可收拾。鏡人曰：如翁言，誠吾邑之隱憂也。雖然，豈獨吾邑哉？吾擬就吾所能行者，爲小補之計，翁有策乎？趙翁曰：質肆中能一律減收入之利，亦足以稍舒民困。然此事夙有定章，凡吾業皆一致減之，殊非易且。他肆方慶生涯之利，市而吾肆獨發減利之昌言，必不諒吾誠而反謂吾施招徠之技，而傾軋之矣。鏡人曰：必如何而可？趙翁曰：不如專就貧

民所賴以被體及禦寒之衣物悉免其應加之利則施惠較實而他肆亦無可藉口矣主君於意云何鏡人曰如翁言誠善策乞翁即實行但能惠不虛施吾不求贏且勿吝也今日有友行文明結婚禮吾當往乃與翁別

鏡人既出肆行行忽自語曰時已晏恐類防風氏之後至矣陡聞身後有人呼曰鏡人君別久矣將焉往回首視之則舊同學言笠臣也鏡人曰吾東歸未久今將往觀文明結婚禮笠臣曰其會場非假諸賈氏別墅乎鏡人曰然笠臣曰此真天然佳耦也鏡人曰何言之笠臣曰言之殊有味吾等且向道旁立吾當爲君述其事是二人固蕭郎有婦而羅敷有夫者也某女士嫁未數月忽與其夫有違言遂爾離婚矐君友某欲委身而慮其有婦某乃遷其室於鄉僻遽以悼亡稱且於西裝上懸黑紗以實其事某女士始無言好事克諧豈非天然佳耦乎鏡人曰若然吾不欲觀之矣吾茲別君而歸笠臣曰君何時過我鏡人曰得暇當訪君一敘離悰也

鏡人抵家已日暮急趨母室見劍岑與母妹聚觀一畫幀母曰汝弟俟汝久矣劍岑曰兄試鑒別其真僞鏡人諦視良久曰此畫渾脫超逸非石谷不能爲合之歛字印章決非贗鼎况諸名人題跋無一非真乎弟從何處得來劍岑曰此謝喻顏家物其父囑弟代售以償急逋者鏡人曰異哉喻顏入政界意甚得何至於此劍岑曰兄尙未悉其內容喻顏自得官後即棄二老於不顧頻年無一紙書甯家渠父以書往亦不答也渠家雖中落而渠留學他國時渠父任其揮霍而不吝因之債臺層築今欲取償於渠而勿獲乃不得已售此以稍輕所負鏡人曰喻顏與吾同學其性質尙非涼薄乃一入政界遽更面目豈官場爲變易性質地乎無怪外人以中國官爲詈人語也此物須值幾何劍岑曰銀元三百已可鏡人曰母兒欲購此母曰吾聽汝鏡人曰吾弟兄必如其值以與之劍岑曰然則弟今當往遣人告其父

劍岑去後鏡人以肆中減利事告且曰兒未取母進止已擅囑趙經理實行矣

母曰此事適當吾意不汝瑕疵也何擅爲雖然以施而周急吾固不吝若當取不取以濟富吾亦不爲汝知莫有潤已坐擁厚貲乎鏡人曰兒似聞之母曰渠隨汝父自東魯歸汝父假以千金使逐什一之利以自給相距十年渠子母一無所歸今渠旣富有汝可往索但汝父以貲假人素不責券吾恐渠作負義人也鏡人曰此則殊難料人心日偷舉世方以負義爲能事况莫有潤素行固卑卑不足道哉兒更有言告母兒頃所言購畫者僞也喻顏昔與兒爲道義交其天性篤厚兒素知之今雖變易初衷其錮蔽必未深尙可進藥石以開濬之兒擬以銀元三百枚周其父之急而寄一書與喻顏以誠之且附還其畫幀或可使之翻然悟以改前愆庶兒於勸善規過之義爲已盡母曰吾嚮亦疑之汝何至乘人急而割人所愛今若此汝眞能不負友矣鏡人乃手書一簡與謝喻顏其詞曰

喻顏同學有道執事別久思深寸心千里聞執事敷歷仕塗扶搖日上行將

大○展○偉○抱○福○國○利○民○吾○儕○小○人○幸○得○所○庇○不○佞○質○魯○性○庸○罔○知○向○學○回○憶○初○見○執○事○時○覺○安○石○之○言○行○氣○象○迥○異○凡○流○珠○玉○在○前○自○慚○形○穢○乃○翻○然○就○正○有○道○執○事○則○若○以○爲○可○教○而○進○之○語○以○修○德○求○學○之○方○且○曰○修○德○即○以○求○學○未○有○德○不○修○而○可○以○言○學○者○道○不○遠○人○能○不○媿○於○家○庭○即○無○疚○於○社○會○不○佞○於○是○始○知○所○趨○向○一○日○不○佞○方○與○諸○同○學○譚○毛○義○及○老○萊○子○事○而○執○事○適○至○詢○不○佞○曰○二○人○有○異○同○否○不○佞○未○及○對○執○事○曰○吾○人○用○世○固○有○遇○不○遇○而○孝○養○之○心○則○不○以○遇○不○遇○而○有○所○區○別○菽○水○之○歡○不○異○雞○豚○之○奉○捧○檄○而○喜○猶○是○戲○綵○而○娛○二○人○者○迹○雖○異○而○道○則○同○皆○心○乎○親○者○也○不○佞○乃○益○服○膺○執○事○之○爲○人○而○恆○自○媿○不○能○祛○非○就○範○爲○懼○相○處○年○餘○執○事○所○以○啟○迪○而○誘○掖○之○者○靡○不○至○迨○執○事○着○祖○鞭○歸○國○不○佞○頓○失○導○師○遂○復○愆○尤○叢○集○昔○人○所○謂○不○見○叔○度○鄙○吝○復○萌○者○不○佞○實○過○之○月○前○不○佞○在○東○得○急○電○因○不○佞○母○病○速○令○回○里○其○時○有○以○畢○業○期○近○緩○行○相○勸○者○不○佞○自○問○非○獨○無○以○對○親○且○何○以○副○

執事宿昔誨勉之衷故毅然而歸。今則如天之福行將愈矣。方擬一通尺素以寫心藏。適有持王石谷畫幀來售者。詢之則君家物也。云尊翁欲償急逋而售此。且謂君家清況日非。執事自通籍後即置堂上於不顧。致堂上有靡依之歎。不佞聞之始而駭。繼而疑。終則信。執事之決不出此而告者過也。執事德性篤厚。不佞所深佩。何至爲物欲所蔽。遽易初心。或者祿入非豐而長安僕馬居大不易。虛此捧檄。抑或鞅掌賢勞。不獲歸省。以遂戲綵論者。勿察故甚。其辭夫悠悠之口何足與較。止謗之計莫如修省。執事苟能板輿迎養。則毛義老萊之孝可兼盡。而謠詠亦不辨自息矣。雖然。執事孝思不匱。何待不佞言。不佞亦自笑以小人之心。惶恐無似。畫幀爲君家珍物。何敢割愛。敬以返璧。至區區有無相通不足齒也。涼風天末。舊雨興懷。退食自公。諸宜珍攝。

王鑑謹白

一日鏡人自外歸。甫至莊門。莊丁迎白曰。相公有客坐廳事候久矣。鏡人急趨

入廳事。客已起立。相與就座。鏡人曰。卓然君。遠蒙枉顧。吾適他出。勞君久待。卓然曰。吾未預約。君即久待。與君何尤。鏡人曰。此姑不論。君久居滬上。洞悉商情。比來提倡國貨之聲。洋洋盈耳。果有進步否。卓然曰。就諸君提倡國貨之熱心。不可謂無稍進步。然尙在幼稚時代也。吾國商工業之智識淺薄。固毋庸諱。苟非主教育者。注重實質。則人方百出其奇。而無窮。我仍確守故常。而勿變。長此不已。竊恐吾全國市場。將盡變爲舶來物之發行所。昔之所謂漏卮者。甚且潰決衝突。舉吾全國之脂膏精髓。盡逐潮流。以去。尙能生存於世乎。鏡人曰。涓涓不塞。將成江河。剝膚噬臍。莫此爲甚。君謂教育不注重實質。是也。然吾國非無研究實質之人。而學成有所表見者。則甚少。豈學不適用哉。蓋無機械及貲本。以濟之。亦徒嘆廢棄。而無可藉手。卓然曰。豈竟無可救藥。而聽其滔滔不返乎。鏡人曰。若爲根本之解決。必使人人有愛己愛羣愛國之心。而後勇者任其事。富者出其金。貧者出其力。智者亦絞其腦力。而爲謀庶可以集事。若者足以供。

原料若者足以供製造羣相努力精益求精不轉瞬而梯航所至之物乃應有盡有又焉能再吸我脂膏精髓而去也卓然曰如君言仍非普及教育不爲功吾今者有事於東蒙便道訪君今擬附輪往行將開駛且別君他日君徂東道出滬上時幸過我鏡人曰吾必便道一訪君

鏡人送客後詣母室母曰劉興事張勤已瞞得其買而告我矣異哉劉興無異一穎考叔也鏡人曰何爲母曰張勤自授汝指日往厨下察之見其不與衆會食而別盛羹於一器且食少而復嗜淡食竟則貯其羹若留以有待者無日不然張勤雖異之而勿詢然未見其有所携歸也今日張勤於無意中忽見其提榼匆遽行急尾之劉興入一茅舍中而掩其扉張勤於扉隙中窺之室小如舟纖悉畢露見一瞽曰老翁據案面外坐衣服尙完整劉興揭榼捧飯一羹一置老翁前一婦人從旁設七箸牽衣隨其後者爲一小兒皆襤褸如乞丐老翁則徐徐食劉興侍案側小兒遙望若甚垂涎而又惕然不敢前則嗥然啼婦人乃

於折脚鐺中出食與之盡糠粃小兒且食且嗆啼愈甚老翁已食竟劉興乃收具提榼推扉出猝遇張勤劉興忸怩甚曰旣窺吾隱吾不能不質言之室中瞽者爲吾父外則妻與子也吾父有子二吾居伯家本窶人僅薄田數畝仲自授室後卽亟亟以分居析產爲事吾父乃授仲田以十之八而就養焉吾得其二且多磽瘠多寡吾不計惟以不克朝夕侍父爲憾詎仲漸置父於不顧任其凍餒吾往迎歸然吾所耕如石田終歲粒入無多遂棄而爲傭得值又不多故吾妻吾子皆口嚙糠粃以果腹然何可以奉吾父不得已乃自損口腹以供吾父之一飽非盜竊於主家也倘不以吾事爲然可任吾辭役吾雖流爲丐終必以嗟來者先奉之吾父而吾心乃安此皆張勤之告吾者也吾卽使張勤慰諭之令其母再自損口腹當倍給傭值以資其仰事詎張勤又來告吾謂劉興以養父爲其天職不可多受主人值卽所携歸食物雖出於自損口腹究不免瓜田李下之跡涉嫌疑擬辭役去吾又令張勤留之俟吾處分矣吾觀劉興之孝而

介其人當可恃吾將使之佐張勤汝爲然否
鏡人曰在吾家既可收得人之效而劉興亦可受加值而無愧兩得之矣母曰
何以墮名喪節之事習見於士夫而亮節高風每出於田夫屠販之中豈眞智
不及愚耶鏡人曰然也蓋知識深則利害大明趨避即由之而起反不若腦力
單簡者不顧利害不知趨避而毅然百折而不回故忠孝節烈之行可歌可泣
之事恒若行所當然而無一毫沽名釣譽之思所謂其愚不可及也如劉興者
吾家雖有以成其志惜其行事仍湮沒無聞苟當事者能旌之以勵俗大足爲
世道人心之助母歎曰自輜軒廢而採風問俗之舉等諸虛文其所表彰者每
不免以貴賤貧富爲取舍草野中埋歿者不知凡幾豈獨一劉興哉鏡人曰兒
明日堡中有會議事後日擬往訪莫有潤母曰女妹自吾病後久廢學俟汝從
莫有潤處歸渠可入校理舊業鏡人曰由此達彼航行較陸行便且速兒擬後
日黎明附輪舟去若無所淹留隨輪往返不過二十四小時足矣母曰苟莫有

潤。以。無。券。故。而。負。義。食。言。者。彼。既。自。居。於。小。人。吾。且。無。失。爲。君。子。汝。可。勿。與。較。鏡。人。曰。諾。

梧桐院落樹盡秋聲萍寥洲邊烟迷帆影靜儀與鏡人一別後蓋自我不見於今半月矣罡風吹散倏成離恨之天異國勾留孰是埋憂之地未免有情誰能遣此靜儀自車站送別鏡人以來雖不至蓬飛兩鬢淚蹙雙蛾然已思鬱鬱而誰語心惘惘而若失加以驪駒唱後魚雁猶稽烏鳥興懷瞻依彌切其愁腸之百結更不待言一日正立梧桐樹下悄聽秋聲適侍者持郵筒至蓋鏡人書也急開緘讀之。

靜。卿。鑒。離。別。亦。尋。常。事。耳。然。非。可。語。吾。兩。人。况。別。竟。出。匆。遽。耶。卿。爲。我。整。行。具。冒。風。露。送。吾。行。而。尤。以。吾。母。之。病。代。爲。切。切。憂。况。別。且。出。於。難。堪。耶。惜。其。時。吾。胸。中。方。寸。地。已。盡。爲。母。病。二。字。所。充。塞。而。無。一。線。隙。卽。或。有。別。種。劇。烈。之。激。刺。亦。格。格。不。得。入。頓。成。一。不。識。不。知。之。人。迄。今。思。之。殊。增。悵。惘。蓋。吾。雖。

非鍾於情。然亦非愬然忘情者。嗟乎。三年結契。期訂倡隨。千里遙睽。不忘寤寐。可以答卿者。惟此耿耿寸心而已。日前得卿書。以無暇故。稍遲作復。茲特舉吾別後事。爲卿述之。吾抵家時。母病已垂危。無計可施。擬赴郡求醫。而恐緩其期。遂取捷徑行。乃終日行萬山重疊。無人跡處。竟迷失道。日且西下。而虎又突至。幾不獲免。幸劉翁出獵過此。方脫虎口。可謂險矣。旋隨宿翁家。彼此通欵後。始知翁昔與吾父爲莫逆交。素精越人術。卽延之視吾母。藥一投而病去過半。復三投而病已愈。現祇氣體未回復耳。得良醫於無意中。誠天幸也。翁義俠而多才藝。吾甚愛之。敬之。曾以卿名語吾。且云。爲卿舅氏翁。旣重視卿。而亦不薄視吾。欲於往省卿母之便。代吾二人作合。謂可必成。適吾母亦以此事詢吾。且知吾素不妄言者。已極贊成。惟於卿母前。囑卿預爲言之。庶劉翁一言之下。卽可迎刃而解。兩家老母旣卜同心。事蔑不濟矣。卿來書有省母之行。孝思也。吾不敢阻。倘爲無益之憂。思吾所不取。若吾則誠如

卿言暫息樂羊之游學且効萊子之娛親必俟吾母健康後乃可再事遠游已涼天氣珍攝爲宜勤學多勞加餐是望

王鑑手復

附復海琴君一書卽爲轉致

靜儀讀竟曰王母病果愈矣吾甚慰獨吾家書久寂寂究不識吾母作何狀更三日不至者吾必束裝歸

朝噉熊熊河水洋洋一汽船拖江船兩艘方鼓輪前行盈蓬壓舷萬顛獨獨無異人山鏡人幸於艙中據得一席之地憑窗而坐煤霧迷空不辨村落閒於疏榆密柳中見鷗吻高張或聽鷄聲喔喔鳴而已途閒夜露未乾行人猶稀惟有婦孺成羣跪岸頭向船膜拜求乞老爺太太之聲徹耳鼓苟不與則羣起追逐往往前者未起立後者已踵至沿途相續不絕蓋彼輩非來自卑田院實以此爲一種特別之營業也誠習俗之尤陋惡者不數時船已抵埠

鏡人乃以臥具付侍者上岸行雖數年未至而路徑尙可辨識迤邐行來已近

莫有潤家。見其高輪美奐。迥非舊時氣象。剝啄叩門。一僕應門出。鏡人曰。汝主莫有潤君在家乎。僕曰。吾主未外出。鏡人與以刺。僕於閉關後。延鏡人蒞廳事。乃持刺入時。莫有潤方偃蹇作臥游榻間。一燈熒然。手持斑管。向燈吹。雖短笛無腔。而音韻亦頗鏗鏘。吹已。即閉目垂肩。青烟縷縷自口中出其樂陶陶。南面王無以易也。烟盡日復張。僕始以名刺進。有潤曰。鏡人必卒業得官而來。吾當奉多金以賀之。回顧其僕曰。客爲新貴。汝先瀹茗飲之。毋忽。

僕去。有潤亦易衣出。相見時。備極其足恭獻媚之態。鏡人見其衣服麗都已儼。然一富家翁。實則獐頭鼠目。鷹鼻豺聲。殊有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之誚。而若青若黑之烟霞色。滿兩頰。尤足助其姿態。甫就坐。有潤曰。君必及第授職。後衣錦榮歸。愧未致賀。乃承君寵臨。增輝多矣。鏡人曰。吾因母病歸。固未畢業。卽廷試期亦尙待來年也。有潤色頓異。倏易爲驕亢之容。曰。然則君過我何事。鏡人曰。吾父曾以千金假君。已十稔。今吾家適需此。乞君見還。但與以母金足矣。不計。

子也。有潤聞言若作思索狀曰：果如君言乎……吾記憶力殊劣，百思且不得。君盍示吾以券？鏡人曰：吾父未責汝以券者，不欲以小人待汝也。有潤曰：世安有以千金假人而不責券者？汝何作此嚙語？鏡人怒曰：汝忘吾父卵翼汝而竟昧良負義耶？有潤亦怒曰：汝父宦山右，延吾司度支，授吾值分也。何爲卵翼吾？汝父且知吾勞過於值而未嘗別有所酬，汝父或負吾，吾則何事負汝父者？汝年尙少，何事不可爲而顧作此無賴之舉動？汝父廉吏之聲名掃地矣。鏡人大怒曰：汝真人頭而畜鳴者，吾不屑與汝語。有潤曰：聽汝起訴，苟得直，吾當十倍其數以償汝。

有潤語未竟，突有一十五六齡之童子，怒容勃勃，飛奔而來，以一手挈有潤襟，一手舉掌作欲擊狀，厲聲曰：吾欲錢，汝不多與。此時若不如吾欲者，吾必碎汝烟具，且宣布汝所爲，使汝不齒於人類。有潤見鏡人在座，慙怍無地，可容面頰如炙，而又擺脫不得，乃柔聲曰：吾兒有客在，勿作此態。童子曰：何與客事？汝速

告吾以最後之言。鏡人覩此，不禁轉怒爲笑，曰：「莫有潤喜汝有此甯馨兒，吾卽以千金爲汝壽，不汝索也。」拂衣行。

鏡人步出莫氏門，方駐足籌所向，見一人俯首疾行過其旁。鏡人曰：「異哉！是人吾雖覩之，未清切何酷似吾友齊旦評也。」趨覘之，行者亦回首望，四目相視，皆大笑曰：「吾不意於此地遇君，乃握手立道左。」鏡人曰：「旦評君，吾思訪君於校而慮休沐日或不遇君，方籌蹀閒，君忽過吾旁，行疾而吾視未真，故縱步隨君。後旦評曰：『吾行速而日不旁瞬，君素知之，非君留意必交臂失君矣。』」然立譚殊不雅。君姑從吾往。

前行約里許，見一角紅樓，酒帘高捲，二人拾級登樓，坐甫定，侍者詢所嗜，後捧酒肴續續進，乃舉樽對酌，且食。旦評曰：「吾得君弟劍岑書，知君歸後，君母已無恙，吾實爲君慶幸。」鏡人曰：「謝君垂念。」旦評曰：「君今緣何至此？」鏡人曰：「頃遇君時，吾適從莫有潤家出，旦評曰：『君非向之索逋來乎？』」鏡人曰：「君何以知之？」旦

評曰。吾曾聞之。劍岑者。竊恐食言而肥。秦庭之璧。未必返也。鏡人乃盡語以適間事。且評曰。此何足異。莫有潤之事。且更有甚於此者。當爲君一述其歷史。渠本一無賴子。家貧而無恒業。視母妻若路人。賴其妻恃十指以養母。渠則游手好閒。與匪人伍。所作皆不正當之事。人咸不齒。漸流爲丐。渠忽投身入某先達家。任抄胥役。某先達宿以理學名於時。與君父極相得。遂以渠爲囑。吾聞人言君父推屋烏之愛。甚周卹之。而渠亦憚君父之嚴正。不敢肆迨。君父賦遂初。憫其貧且失業。乃假之千金。使糴賤販。貴取其贏。以自給。鏡人君此節。吾亦聞之。劍岑者。果可信乎。鏡人曰。此言殊不謬。且評笑曰。其事甚長。中世史僅及其半。吾等且進酒饌。勿令將軍負腹也。

食頃。且評曰。吾今接講其中世史矣。渠自東魯歸。服御殊華。美人或詢以得貲之多寡。渠頗自負。且以君父之名誇於人。曰。某君厚我。吾設有所需。雖萬金。某君不吝也。聞者猶疑信參半。渠遂設一錢肆於市。人見其規模之弘大。手

面之闊綽始信其果擁厚貲且必有有力者助之而趨人有以金儲其肆者渠
偽爲不受狀雖固請仍不受必待其人自減其子金所收入而始受其金予以
券猶若以金多無所需而受之出於不得已者而實則外疆中乾僅以君父之
千金爲釣餌而已人益信其肆基本之充足而果可恃也儲金者咸踴躍赴之
渠又多設分肆於各都邑吸收儲金設肆未半年所入金已十餘萬渠乃罄所
入運藏他處而改易其簿記遂託言營業失敗儲金亦耗盡無可支持乃將各
肆一律閉歇後卽投入縣公署先請拘留再行理處官則以優待巨商故發縣
佐署拘管之人方候縣官爲之追償而官已付之不聞凡赴訴者惟以破產抵
償爲批答然莫有潤固無片瓦之覆半壠之植者人盡知之官豈充耳而顧作
是語也蓋莫有潤與胥吏交通有素已早具重金爲之關說故僅以此爲搪塞
計而不執行卽有以莫有潤無產可破投詞者官又以仰候調查其別處有無
寄頓容留之語批諸牘尾爲延長無期之調查質言之無非以不了了之而已

官既庇之人皆無如何而尤以婦女之藉微利以糊口者爲最苦莫有潤之居縣佐署賓至如歸備極自由所不即出者恐餘波未平姑以兔窟爲藏身計耳鏡人曰縣官既右渠何不訴諸上官且評曰非無上訴者然被騙既衆而上訴僅數人上官亦輕心處之惟飭原縣訊理而縣官則仍置不問莫有潤知從此安瀾永慶遂泰然寧家作富翁矣鏡人曰惜衆人無團結力致令巨騙得逍遙法外可慨也且評曰此固吾國人之特性莫有潤乃利用此以施其技鏡人曰其後如何且評曰渠自被釋後即隻身走他鄉年餘忽歸車騎僕從焜耀一時遂大張旗鼓復理舊業長袖善舞多錢善賈固非昔日比生涯又頗獲利既富矣而聲勢亦增交通官場把持地方公事搢紳中且有仰其鼻息者鏡人曰天富淫人必厚其毒而斃之證以吾頃所見其子之舉動信矣

且評曰君所見者莫有潤之少子珂道也有潤妻早卒所生二子一女其女珂賢稍有姿初適一縫工卽不安於室忽效奔月姮娥棄絮而去後忽偕一少年

歸謂已與之文明結婚矣。有知其底蘊者謂彼少年實一理髮匠也。究嫌其不雅觀。棄之而與一教員。偶然教員寒士也。其父巨富也。不足以壯門楣。復棄之而呈身某紳子爲其外室。今聞又離異矣。惟其人則慧甚。與教員相處者數年。竟能得其衣鉢。居然是通非通之新名詞。汨汨出唇齒間。遂亦投身學界。乃語教育則不知原理。論學問則識字無多。覷然執教鞭而登教席。往往笑柄流傳。令人噴飯。使非藉其父之勢力。人早屏斥不齒矣。有潤之長子珂鳴。年近冠。固一沒字碑而好咬文嚼字。伏獵侍郎。糟丘刺史。適足資人譚笑。性漁色。揮壑不稍吝。凡婦女之可以利動而計誘者。必多方得之。而後已然。旋得而旋棄之。又別求新特。其無恒無良。與乃姊同。乃弟則所癖。又異。年乍十六而嗜賭無殊。第二生命大有劉盤龍一擲千金之慨。且必盡所有而始已。即俗所謂剝皮賭者。鏡人曰。何以肆無禮於其父。而其父若有所畏而不敢抗者。豈溺愛甚而縱之至此乎。且評曰。不僅溺愛已也。此亦莫有潤自作之孽。有潤鰥居久。忽靜極思。

動出千金向枇杷門巷購得一雛姬貌殊天冶然以紅顏少婦伴白髮郎君難免不夢斷巫山貽譏非耦波生孽海別結所歡因之醜聲四播莫有潤無如之何而中葑之差尤爲隱痛故其少子珂道之敢如此者卽挾乃父乃兄聚斃之事而莫有潤之畏之者蓋欲塞其口也豈知已傳徧邑中哉

侍者又以熱氣蒸騰新發於鋤之黃河巨鯉進旦評曰如是之巨鯉肆中不數見侍者曰此本爲肆主留家供客者因聞先生至故囑庖人烹調以進旦評曰汝主在肆乎侍者曰甫來卽去今日肆主家中適有事或無暇來矣侍者去旦評曰君知肆主爲何人乎鏡人曰吾惡知之旦評曰卽從前校役王誠也鏡人曰渠何得貲而營此旦評曰渠自辭校而傭於吾家甚誠謹歲益其值渠有兄以善治庖聞且精西餐然好博終年所入盡付花骨頭不足則恒以其弟爲外府其弟亦盡所有以供苟無則質物以應無幾微吝一日當嚴寒其兄又至王誠曰吾物凡可質錢者悉奉兄吾絮衣亦付長生庫現御夾衣而天寒特甚奈

何○乃○脫○裏○衣○一○襲○與○兄○曰○且○質○此○以○應○急○待○主○人○給○吾○傭○值○當○盡○以○與○兄○也○言○時○其○寒○戰○瑟○縮○之○狀○令○人○目○不○忍○觀○其○兄○忽○感○泣○曰○吾○以○博○故○久○累○弟○吾○茲○悔○矣○苟○不○悛○者○毋○相○見○乃○棄○裏○衣○去○從○此○戒○博○而○專○攻○治○庖○不○數○年○以○千○金○歸○遂○與○其○弟○設○此○肆○以○善○烹○調○名○座○中○客○滿○生○涯○頗○利○市○

鏡○人○曰○其○兄○非○爲○所○感○動○則○今○日○已○不○知○作○何○狀○况○可○見○誠○能○動○物○之○信○不○誣○也○吾○茲○既○醉○既○飽○且○暢○聆○清○淡○不○覺○日○影○漸○沒○矣○屈○指○輪○舟○回○駛○之○期○不○遠○吾○擬○卽○行○免○作○後○時○之○客○且○評○曰○君○必○欲○行○吾○不○留○君○劍○岑○屢○有○書○來○相○邀○吾○許○以○年○假○後○往○屆○時○再○可○與○君○暢○叙○也○鏡○人○曰○君○幸○無○爽○約○吾○當○掃○徑○以○俟○且○評○以○值○與○侍○者○侍○者○不○受○謂○出○肆○主○意○固○與○之○乃○受○二○人○出○酒○肆○同○行○至○分○道○處○而○別○

鏡○人○匆○匆○登○舟○至○時○已○將○啓○旋○矣○舟○中○侍○者○出○迎○曰○此○回○客○稀○而○寬○舒○現○將○先○生○臥○具○陳○設○一○大○艙○中○如○有○所○需○幸○相○語○也○鏡○人○步○入○艙○見○艙○中○設○榻○三○已○榻○

居東對面則一高冠西裝之少年坐榻上金鏡皮鼻梁閒氣意岸然旁若無人見鏡人傲不爲禮鏡人亦不與周旋上一榻則滿置少年之行具榻下則一老者設臥具踈伏焉

機聲軋軋船已開行艙中一燈如豆鏡人雖就枕而殊清醒聞少年呼老者不絕聲老者時而瀟茗進時而奉湯器時而潔唾壺時而呈食盒旋臥旋起無甯息而應之或稍遲少年猶呶呶鏡人意其爲主僕也僕則忠且敬如彼主則頤指氣使如此心竊過之將入寐矣忽爲少年怒詈聲所覺諦聽之始知老者盡吞其食盒所餘而少年欲再食不得故怒且詈老者則任其詈嘿不言乃少年突以杖擊老者首老者匿首於衾少年怒其匿不受杖也擊愈厲老者始出聲曰吾兒毋再擊吾吾頭痛欲裂吾爲汝守行具寸步不敢離故未得食即盡汝所餘亦非乞諸他人者汝詈吾不答汝擊吾不拒而汝怒猶未息汝豈視吾若僕耶僕苟如此亦可已矣鏡人聞之駭甚整衣起立奪少年手中杖擲之語老

者○曰○吾○初○意○叟○等○爲○主○僕○乃○父○子○耶○天○下○豈○有○父○子○而○若○此○者○無○父○之○人○必○爲○公○論○所○不○容○吾○且○不○與○較○吾○與○叟○子○年○相○若○叟○高○年○何○可○聽○叟○臥○榻○下○叟○速○起○吾○當○與○叟○互○易○其○臥○具○而○使○叟○臥○榻○上○老○者○強○持○不○可○乃○已○回○視○少○年○則○面○壁○臥○噤○口○不○作○聲○鏡○人○與○老○者○乃○各○就○寢○

鏡○人○一○覺○醒○來○舟○已○停○泊○而○老○少○二○人○不○知○何○時○去○出○時○計○觀○之○僅○四○鐘○姑○假○寐○以○俟○天○曉○未○幾○晨○光○乍○透○人○聲○鼎○沸○客○已○羣○相○登○岸○鏡○人○方○整○衣○下○榻○而○侍○者○已○導○莊○丁○至○乃○令○其○整○理○臥○具○已○則○先○歸○

鏡○人○歸○後○母○猶○擁○衾○臥○鏡○人○屏○息○俟○約○一○鐘○許○母○始○起○鏡○人○以○莫○有○潤○負○義○狀○告○母○母○曰○吾○固○料○及○之○而○深○悔○令○汝○多○此○一○行○也○雖○然○天○下○事○竟○有○相○類○而○適○相○反○者○汝○行○後○有○伊○姓○翁○自○省○攜○貲○償○汝○父○宿○逋○來○欲○面○汝○張○勤○告○以○汝○他○往○渠○始○去○今○日○或○重○來○也○

鏡○人○曰○此○事○兒○不○知○其○緣○起○乞○母○諭○以○故○母○曰○十○餘○年○前○伊○姓○設○米○肆○於○城○中○

汝父恒以田租所入託渠代售。渠則隨售隨給。值未嘗纖毫缺。汝父甚信之。如是者有年。一旦其肆遭回祿。吾家尙有存渠肆未售米百餘石。同付刮灰渠。羈旅之人也。餘燼又無可收拾。乃出券與汝父。汝父以米價定之。吾家渠不過代司出納。無賠償。理拒不受。豈知事隔多年。渠仍欲償之。而後已。而與莫有潤適相反。人心之不同如是。鏡人曰。如渠來兒。擬婉言辭之。母曰。汝能仰承先志。甚愜吾懷。汝知潛菴病乎。昨魯生歸而告我者。故魯生不及待汝而即去。汝盍往視之。鏡人曰。兒欲往久矣。惜久不獲暇。且俟晤伊姓。後當往省其病。重簾不捲。寶鼎留香。王母午夢初回。鏡人方侍側。以湯飲進。俄一莊丁立窗外。呼曰。相公伊姓翁又至矣。鏡人曰。可先延其入廳事。莊丁聞命行。鏡人俟母飲畢。卽出見一老者。方自外來。鬚髮雖白而矍鑠甚。乃肅之坐。老者曰。吾伊伯符。負君父久矣。不意重來了。宿約而君父已歸道山。聞君克繼家聲。吾甚喜。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也。鏡人曰。昔人所謂其父析薪。其子勿克。負荷者。吾方自慚。翁

乃作過情譽耶。

伊翁曰：吾來意君當知之。吾勿贅。吾自別君父歸，連年營運皆失敗，意謂必呼負負矣。幸吾子能幹，蠱去年一戰而勝，獲利且無算。乃設銀肆於白門，吾方自家就養來。甫釋裝，即至珂鄉，聞人言君父早謝世，吾甚傷之。昨謁君，不遇。今得晤君，吾願始慰。言次，出鈔幣一巨束，授鏡人曰：此爲銀元千枚，子母適相半。乞君檢收。鏡人不接，曰：吾父以無向君賠償，理會却翁券不受。今使吾受之，將何以上承先志乎？請翁毋出此二人推讓者久之。鏡人卒不受。伊翁曰：然則君固不失爲君子，而令吾獨成爲小人，可乎？無已，吾當輸之。學堂經費中以成君志。且登之報紙，以揚君義。吾雇舟來此，今日須解維歸。吾肆號寶誠，於白門商界中略有微名。如君至彼，幸屈駕惠臨也。乃起行。鏡人送之莊門外。伊翁復訂後會而別。

滿城風雨漸近重陽。適當辛卯秋間，革命潮流泛濫時也。武昌義旗已高揭，推

翻清室之聲傳徧各省漸及鄉僻恆不免警報疊傳訛言四起大有八公山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象居民咸有戒心王母雖深處閨幃然閱報帑之鼓吹聞婢媪之傳說亦不能無動於中乃語鏡人曰請室不綱改革之事會當不免然恐匪人乘勢搔擾地方苟其玉石俱焚不如早爲之所

鏡人曰堡中民團皆精壯而練習有素况各有身家之念頗可恃所慮者邑城耳兵驕將惰而盜匪充斥或不免出於一逞兒擬將質肆中物運貯堡中凡取贖者先一日以質券至後一日給其物但僅使莊丁往來運送尙難勝防禦之任兒昨前兩次往視潛菴其病已愈當遣人召魯生歸使督莊丁司轉運魯生雖童年然孔武有力且絕機警途中或無虞暴客之肆虐也母曰汝如此處置尙不失有備無患之意

未幾城中亂事起果不出鏡人所料始則軍與官鬪繼則軍與軍鬪終則軍與民鬪山澤魁傑市井無賴莫不如烏斯合挺臂其間而焚劫淫掠之慘乃肆無

人○道○其○時○城○中○風○聲○鎗○聲○呼○嘯○聲○焚○燒○聲○聲○聲○不○已○男○女○婦○孺○捨○命○奔○啼○若○隨○
風○之○敗○葉○或○誤○中○流○彈○則○一○號○卽○仆○四○肢○搔○動○漸○緩○漸○止○又○如○飛○鳥○飲○丸○帶○啼○
聲○墜○地○雙○翼○仍○撲○撲○不○止○而○街○衢○巷○陌○間○無○非○碎○瓦○狼○籍○焦○木○支○义○而○已○
令○尹○某○因○事○解○任○已○移○眷○賃○屋○而○居○顧○匪○徒○索○稔○其○貪○久○欲○得○而○甘○心○焉○乃○盡○
掠○其○造○孽○錢○入○匪○囊○且○輪○污○其○妻○妾○縛○某○令○於○床○柱○使○參○觀○旋○開○鎗○洞○其○胸○斃○
之○而○一○班○爲○虎○作○俚○之○爪○牙○亦○同○時○鎗○斃○末○後○則○付○之○一○炬○尸○骨○亦○齊○葬○火○窟○
貪○吏○之○餘○穢○當○與○劫○灰○同○盡○不○再○流○毒○人○閒○矣○鏡○人○之○質○肆○幸○僻○處○偏○隅○且○所○
質○物○又○早○運○罄○故○損○失○尙○不○多○
越○日○改○革○事○定○匪○黨○已○飽○掠○遠○遁○矣○城○內○秩○序○稍○復○各○家○檢○其○殘○燼○聊○復○舊○業○
旋○有○人○調○查○難○戶○損○失○作○賑○濟○賠○償○之○說○者○然○茲○事○不○易○固○非○倉○猝○所○能○辦○也○
鏡○人○乃○以○錢○米○分○贈○戚○族○及○友○人○之○被○難○者○或○棺○斂○其○遺○骸○或○遇○婦○孺○之○無○家○
可○歸○者○則○收○養○堡○中○徐○圖○安○插○勞○勞○數○日○始○蒞○事○

潛菴自病愈以來。起居飲食。悉與平素無異。其子歸後。亦以時方多故。暫不出。發潛菴。乃往訪鏡人。擬作數日勾留。鏡人與潛菴別。雖未久。然以其遠臨。且彼此已成知己。故相見之際。叙譚甚愜。又令人邀劍岑至。劍岑亦以渴想已久。而潛菴適來。更形愉快。劍岑曰。丈居仙源。風鶴無警。理亂不聞。直疑別有一天。豈知人世間。已滄桑頓易耶。潛菴曰。清末紀綱廢弛。政以賄成。識者早知其不詳。然不料人心解散之若是其速也。術者謂辛亥適當陽九之厄。豈運會使然乎。鏡人曰。運會之說。何足憑。苟能修其政治。雖十辛亥。奚損哉。劍岑曰。謝喻。顧適已遣人迎養其父母而去。幸免於難。兄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矣。

鏡人曰。喻。顏復。吾書深自愧悔。引爲己過。吾固謂其根底篤厚。故一觸即悟耳。否則。雖使生公說法。舌盡。粲花亦何益耶。乃開筵款潛菴。備極綢繆。於是三人者。朝夕盤桓。或敲棋。或撫劍。或彈琴。或散步。堡中或縱譚往事。樂且無央。瞬經數日。潛菴欲行。鏡人與劍岑留之。不獲。潛菴頻行時。取鏡人影片一藏之。革囊。

中乃與魯生同歸。

靜儀接鏡人書之明日家書亦至竹報已通而護花無恙歸思始暫息時則已屆畢業靜儀本博通經史復益以科學知識而性又勤敏校中高才生皆退避三舍故得業竟列優等事竣卽束裝歸國。

靜儀抵家見老母康寧乃大慰惟申其久離膝下之孺慕話別後之瑣事而已母亦以愛女遠歸喜形於色天倫之樂趣誠非他事所能比擬者靜儀旋以己與鏡人婚約事告且詳述其才品及家世母曰此汝終身事吾不效習俗之爲父母者干涉作梗於其間然近世少年每多儇薄稍一不慎卽爲所愚必致怨耦終身或且中道捐棄雖歎遇人不淑亦悔莫能追矣汝苟具知人識信之有素吾無不樂從也待汝舅來言吾必許之。

越數日潛菴已省妹來矣闔者入白范母率靜儀急出迎甫下階潛菴已至范母曰妹望兄久何今日始臨耶靜儀曰吾母日念舅不絕口頃尙與甥言及舅

潛菴曰。吾觀妹甚健。而甥已歸。吾甚慰。吾亦久憶妹。急欲省妹一行。乃初則俟吾兒歸。繼則吾又病。迨愈。而又有他事阻之。故遲遲至今耳。范母曰。漢青姪。夫婦及其子。皆安適乎。潛菴曰。渠等幸皆無恙。惟漢兒則暫不令其外出。以觀世變。靜儀曰。舅與母立譚庭中。久天方雨。沾衣盡濕矣。范母笑曰。微靜兒言。吾竟忘之。潛菴亦笑曰。吾何以亦忘之。皆出素巾。向身拂拭。蓋老年手足之情。每較少年時爲尤切。况當久別乍逢。往往以欣慰過甚。恆將別事忘懷。而不覺此固非親歷其境者不知也。二人入室。就坐。靜儀亦侍坐於側。婢媪輩奉香茗。靜儀又以西人所製之各種餅餌。進范母曰。兄豈缺甘旨之供。而使漢姪作瞿塘賈常離膝下耶。妹意殊不必。潛菴曰。兄雖不恃其謀。菽水然人必執一業而後可不流於游惰。渠旣業此。兄亦何可阻之。回顧靜儀曰。吾甥何日歸。前以一書寄東瀛。曾得之否。靜儀曰。甥抵家。雖數日。然去彼國已月餘。緣甥於滬上及省中兩處。皆稍有勾留。想舅書到。彼甥已行矣。潛菴曰。汝施家表叔。尙居是間。警界

乎。靜儀曰：近渠已擢爲警長，兼管水上巡警。方舅甥問答間，范母已命人將潛菴行具携至庭右一院落內，有屋三間，爽塏而雅潔。一以居潛菴，一以處從此。又使灶下婢豐治肴饌，以佐餐。潛菴曰：不必求多精饌，一二味已足，饜吾口腹。吾曾帶有贈妹物，可向吾從人取之。靜儀曰：甥昔從母學烹飪術，今當入廚下試之。言已卽去。

潛菴曰：兄已爲甥相攸得一佳士，必可妹意。范母曰：其人爲誰？潛菴曰：卽王敬齋之子，名鑑，號鏡人。年剛風信，留學日本東京，與靜甥同校。前因其母病假歸，由兄爲之治愈。范母曰：然則長吾女者，二歲潛菴曰：相差僅二歲，尙不爲多。范母曰：是本無妨。潛菴曰：敬齋在時，與兄爲道義交，昔屢爲妹言之，間且涉其家事。妹或不忘。范母曰：此則妹猶能憶及，兄但言其才貌品學，何如可耳。潛菴曰：妹嘗謂吾眼高於頂，鮮所許可者。若此人，則吾不但許可，且無一不心折。而况其父爲廉吏，其母有懿德，其妹亦賢淑，家世又極相當，與靜甥可爲天然嘉耦。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兄自信老眼無花。賞識定不虛也。卽於衣袋中出一影片授之。曰妹觀其貌何如。范母視之良久。曰清華高貴。足匹吾女矣。潛菴曰妹意果何若。范母曰旣如是。兄以爲可。妹亦爲可。兄竟許之。可也。行事悉照文明辦法。妹不索其聘儀。結婚之遲速亦聽之。靜兒影片兄亦須携往。示其母妹。使勿疑吾女之貌陋。或等於媼母無鹽也。

俄而靜儀至。午膳已設。范母方令人往取舊藏嘉釀。潛菴曰吾今日早食不多。此時已饑腸轆轤矣。母須飲。靜儀曰爲舅治數肴。不識堪下箸否。潛菴曰甥固素精烹調者。必適吾口。三人餐罷。潛菴見天忽放晴。乃曰吾可行矣。范母曰兄豈乍來而卽歸耶。潛菴曰吾必留此半月。乃歸。吾茲持赴一友人約耳。出此東郭外五里餘。爲宋莊。有一宋姓者。與漢兒合資營運。久知吾能醫。今其人病且劇。昨遣人邀吾。吾旣許之。不可不速往。靜儀曰舅何時來。潛菴曰今日已不及。明日上午必可至。乃飭從人雇肩輿乘之而去。

鏡人晨必散步莊外。呼吸新空氣。習以爲常。一日晨甫出莊門。見一老人背負孺子。迎面來。狀若丐。遂駐足。竇之。老人問曰。此卽王鏡人相公家乎。鏡人曰。吾卽王鏡人。老人何事詢吾者。老人曰。先主人時濟艱。爲相公幼時授業師。此其子也。鏡人驚曰。吾師豈遭不測而令老人輩若此乎。老人曰。固也。待吾言之。先主人家門零落。頻年死喪相繼。僅剩吾等主僕三人。宦游雖久而廉隅自勵。無百金之蓄。終日治官書案。無留牘。尤以除暴安良爲政策。故所至民情皆受戴。而匪黨獨切齒。緣乘改革之際。施其報復。時先主人已退居郭外一廢寺。暴徒突至。被禍極慘。酷又欲肆毒於遺孤。吾求之不獲。匪黨已擎鎗起。吾急以身相遮。幸連擊不中。而罷匪黨。遂翻箱倒篋而去。事後居民麕集。莫不歎惜好官。而言匪黨之凶惡難逃法網。有泣下者。吾則收拾匪所棄餘貨。得數千錢。不足羣爭助之。爲購一薄棹。草草殮已。卽停棺寺中。吾乃負幼主往謁一富紳。紳爲先王人。昔年秋闈。分房所得士。且平素講學論文。尤極相得意。其必有以慰死而

卹生也。及門僕從見吾等狼狽狀，告以故，不爲通。吾懇之，再始入。通白：「何意人情變幻，不異海市蜃樓？紳竟拒而不納，且無小資助吾等，乃行乞至此。幸相公有以憐之。」

鏡人泫然出涕，曰：「若言吾不忍聞，且隨吾入內。吾當有以善處之，以慰吾師於九京。老人曰：『先主人家有薄田，尙足糊口，惟迢迢數千里歸櫬，不易苟能歸枕。』邱首盡吾溝洫，餘年扶持幼主，或可冀其成立，使若敖氏之鬼不歎餒而鏡人曰：『汝能若是吾師之託孤爲得人矣。』世方以欺人遺孤爲得計，聞汝事亦稍有愧於心否？吾誠敬汝。」

靜儀自潛菴歸去後，旣悵渭陽之別，且知老母荆樹關懷，尤不能已。故當繡餘倦讀之時，每舉異國之風景，畸人之軼事，爲老母津津道之。母則思兄之念，遂亦稍置。適有某女校聞靜儀已歸，聘之作教員，屢辭不獲，就商於母。母則謂不如姑就之，令其速覓替人。替人旣得，汝即可奉身而退。庶於情義兩不相負。靜

儀○乃○以○此○意○答○之○并○約○言○不○授○值○不○住○校○旋○得○復○書○則○悉○如○所○約○
靜○儀○遂○於○翌○晨○辭○母○赴○校○校○長○已○偕○各○教○員○歡○迎○備○致○欽○仰○之○意○延○入○來○賓○室○
各○通○姓○名○靜○儀○見○校○長○甚○和○藹○各○教○員○亦○無○盛○氣○難○親○之○人○惟○其○中○有○莫○珂○賢○
女○士○舉○動○語○言○與○衆○特○異○似○未○受○過○教○育○者○而○莫○女○士○則○與○靜○儀○一○見○如○故○相○
待○殊○優○靜○儀○亦○不○得○不○與○周○旋○然○稱○謂○之○間○靜○儀○則○以○女○士○呼○之○尊○之○也○抑○疏○
之○也○記○者○實○無○從○揣○測○矣○靜○儀○除○循○例○上○課○外○恒○處○於○教○員○辦○事○室○或○至○校○長○
室○譚○校○務○課○畢○卽○馳○歸○侍○母○日○以○爲○常○雖○風○雨○不○顧○也○
木○曜○日○午○饜○後○靜○儀○知○下○午○已○無○己○所○擔○任○之○課○卽○欲○歸○休○莫○珂○賢○堅○邀○靜○儀○
至○其○寢○室○室○與○校○長○室○毘○連○僅○五○楹○中○間○以○木○板○隔○之○前○半○設○桌○倚○數○事○殊○陵○
躡○失○次○二○人○坐○譚○未○數○語○有○一○少○年○男○子○昂○然○自○外○來○靜○儀○心○殊○疑○訝○何○客○至○
不○招○待○於○來○賓○室○而○任○其○出○入○自○由○更○爲○女○校○所○僅○見○方○疑○訝○問○少○年○已○入○室○
卽○與○靜○儀○爲○禮○靜○儀○亦○以○禮○答○之○而○少○年○目○灼○灼○注○視○不○稍○瞬○殊○露○一○種○佻○達○

輕薄之狀。珂賢曰：靜儀君此吾弟，莫珂鳴現擔任縣公署總務科長，吾弟富於軍事，上經驗且有連帶關係，遂兼任是處軍團書記官手續。既多必三數日始達視吾之目的，吾則甚持樂觀主義。靜儀聞其言，幾至笑不可遏，乃曰：吾且去。珂賢姊弟留之不獲，靜儀遂趨出。

珂鳴曰：此去之者之爲何如者乎？吾之見之已心之魂，不知其飛之去哉。吾不能於從此之忘者也。吾知姊之爲陳并第二焉，必則於吾設之一法矣。珂賢曰：此校中新來之教員，其父爲范晦廬，彼大家女，豈爲汝所戲弄者？汝今尙未婚，宜告父遣人求之，且汝與吾非外人，吾不向汝作新雅語，汝亦何必向吾掉弄文法令吾厭聽耶？惟吾所囑事如何，速告吾。珂鳴曰：吾現在簡軍說之。珂賢曰：汝何誤簡單爲簡軍乎？珂鳴曰：吾求縣長說與吾之姊名舉，有關珂賢曰：汝又誤名譽爲名舉矣。珂鳴曰：吾現在不上講堂作小學生姊，勿必駁之。吾珂賢曰：吾不再正汝失，汝速續言之。珂鳴曰：縣長居然允之，許吾姊可以勿妨者，吾恐

其施警長辦事而認真之日後再來所以干步也吾其意姊宜整鼓播旗暫且而罷休之珂賢曰吾知之矣莫有潤雖厚擁昧心錢然處此橫逆齷齪之家庭爲寵姬肖子所束縛不克自由已失生人之樂趣應知天道好還當可漸生其悔悟之心而有潤則怙惡如故但守其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之言笑罵由人笑罵而已且自珂鳴入縣公署後遂若頭銜高晉已作封翁更覺興高采烈自顧年已垂暮抱孫心切迫欲爲已貴之佳兒求佳婦乃令人召珂鳴至語之曰范家女吾曾遣媒示意其母方謂吾苟俯就不吾拒也惜其已許字王鏡人事不諧矣汝年已長急宜授室吾必另擇相當者爲汝成之珂鳴曰他人兒不欲之者兒必得范家女而欲之者也有潤曰此則聽汝爲之吾不問惟王鏡人前曾面辱吾吾方日籌所以報之者或有以助汝靜儀已聞人言莫珂賢之歷史殊鄙之益欲與之遠乃已則落落而珂賢則較

前尤親密百思不得其故。然不知其包藏禍心也。一日爲星期。校中適開教員研究會。甫散。雷聲大作。暴雨喧瓦。莽若飛泉。電蛇旋窗。如照海燈。靜儀欲歸。不得。珂賢曰：靜儀君雷雨如此暴動。何能進行？君不如至吾舍。放任片時。吾尙與君有研究之事。靜儀不獲已。乃隨之往。至則珂賢即令侍者出酒肴。靜儀曰：女士何故以酒食餉吾？且如夙具者。珂賢曰：吾陳列所無。日不有此物之存在。君爲吾模範。吾遇君以來。進化多矣。此尙不足盡吾相當之酬報。幸君勿反對。強邀入座。已則坐其旁。且屢執壺以酒相勸。靜儀以不能飲。堅卻之。珂賢忽匆匆向後室去。久不出。微聞唧唧私語。雜以男子聲。靜儀乃從板隙中窺之。見其方與總務科長之貴介弟俯首作秘密談。始恍然悟其姊弟之謀。已也。意欲逃席去。則恐彼奸未露。我爲失禮。反足貽人口實。且非破其奸謀。彼將日出。其爲鬼爲蜮。而不窮尋思之下。憶及在東時。鏡人曾學催眠術。已亦曾向鏡人學之。然從未一試其技。惟聞鏡人言欲施其術於人。必其人有所服從心者。

乃有效。幸莫珂賢素。曠吾當有服從於吾之心。待其出。吾姑試之。苟不效者。吾再面揭其隱。使知吾非易於戲侮之人。吾但滴酒不入口。渠固無如吾何也。籌策已定。坐以待之。

俄而珂賢至。復入座曰。吾腹膨脹甚。更衣過久。殊失與君交涉之禮。君勿責靜儀。曰。吾與女士可稱知己乎。珂賢曰。何不可。靜儀曰。然則君對吾有服從心乎。珂賢曰。吾不獨服從君。且崇拜君。靜儀乃回身相向。運其全神貫注於珂賢。日光中珂賢身忽凜然若戰栗狀。蓋已感受此術矣。靜儀詢之曰。莫女士。汝既服從。吾可將此時汝意中所作事爲吾言之。珂賢曰。吾弟見君後。思想甚切。吾不得已。爲共同之提攜。將以醉君失君自由。可任吾弟以強權對付君。靜儀曰。汝知吾能受人愚者乎。珂賢曰。吾方言此計。必失敗。靜儀曰。汝既知之後。勿再施念。汝計未成。吾不暴汝。惡汝可入後室。警告汝弟。珂賢遂起。立足步。欹斜向後室去。靜儀亦至校長室。假雨具。適老僕蓋森已攜具來。乃御之歸。

靜儀歸後。卽以所遭告母。母曰。是誠不可與處。不如辭之。靜儀曰。兒意明日先向校長乞病假。然後再上辭職書。母曰。如此則出於婉曲。不露形跡矣。然必語蓋森苟莫姓女來者。須設辭謝之。靜儀曰。母言誠然。靜儀家自其父歿後。僮僕散歸。賓朋絕跡。久已屋多人少。然有願受一椽託庇。宇下者。則悉謝絕之。蓋不獨家計充裕。無藉賃值之補助。且家僅婦女。使與人雜處。亦非所以遠嫌也。

一日。靜儀方與母談莫珂賢事。老僕蓋森。至。范母曰。汝何事。皇遽若此。蓋森曰。頃者有一衣履翩翩之男子。來年約二十餘。自稱郎姓。謂適自鄉間赴邑。城有所營幹。素習靜惡。旅館之塵囂而上也。欲向吾家暫假一室。以居多。不過旬餘。勾留當奉墨銀三十元。作賃值。吾卽語以吾家屋舍雖多。向不作居。停主人。且吾家主母治家嚴。閨門整肅。雖三尺童子。不得入。卽吾欲白事。亦須婢媪先容。豈肯割舍留客也。速去。母溷我渠。又曰。旣如是。吾但求門右一室。與汝作。

對面居。決不越雷池一步。且吾早出暮歸。無所需。亦不犯汝家寸草一木。吾曰。此室現貯什物。不可居。人渠又曰。吾僅乞一榻地貯物。庸何傷。吾既誤聽人言。而至此。無奈何矣。必許我。乃出鈔幣一束。置吾案。掉頭不顧。去。吾追之。已無及。真一奇異事也。敢白主母。進取止。

范母曰。待其來。汝必堅拒之。擲還其鈔幣。渠何能強欲入此室處也。靜儀曰。蓋森汝視其爲何人。蓋森曰。似一游蕩之浪子。靜儀點首曰。吾知之矣。是人必有故而來。雖百拒之。無益也。蓋森曰。吾亦疑之。報之巡警。何如。靜儀曰。此時尙無需。但觀其行裝。幾許有無。危險物。且室門無使其加鑰。謂時須於此取物。鑰之殊不便。蓋森曰。吾知之。

蓋森去後。片刻又至。曰。渠已攜行裝來。臥具外。爲一巨大之木箱。其重量當在千磅外。室門渠本不加鑰。僅囑吾代爲留意。惟言其木箱中皆貴重物。欲寄貯吾家內室。吾則置不答。渠又去矣。謂須入夜方來。言時出鈔幣一束。曰。姑娘請。

收之。吾意乞姑娘同往視察其木箱。靜儀曰：吾固欲往視之。二人乃同入是室，見一碩大無朋之木箱，臥地上，舉之不動，搖之作鏗鏘聲。雖知爲金類物，而究未窺其內容。適其旁已裂有巨縫，燃火燭之，則纍纍者皆鎗械也。蓋森曰：是必居心圖害吾家者。姑娘將奈何？靜儀曰：吾自有處。汝對之宜不露聲色，苟爲所覺，敗矣。

靜儀徐步入內，恐驚母，不以實告。惟籌思所以處置之善策。明知此事之發生爲己必出。莫氏姊弟所主使事急矣。固宜求之施頌年。解此重圍，然非請頌年入夜帶警來，與其人當面檢查者，彼或有所藉口。且莫有潤父子綽有勢力，此事如在本邑審判，徒令若輩逍遙法外，或有反噬之虞。須囑頌年連夜將若輩解往省垣，庶迅雷不及掩耳。若輩雖狡，亦無所措手矣。卽莫珂鳴求婚不遂，及校中姊弟設計之事，亦宜告之頌年，使知底蘊，乃就此意作書一通，使人召蓋森至，授以書，囑之曰：此書嚴密，汝宜面呈施警長，不可令他人視也。當使汝子

代汝守門亦勿以此語之速往勿稍延蓋森唯唯持書出
更深夜靜路乏行人居民咸在睡鄉絕少聲息有警察一隊執燈風湧行街衢
間中有數警荷一巨大之木箱一警以鐵索係一少年男子頸牽之行一老者
隨其後面甚豫悅少年則色若死灰作且前且卻狀
范母於警察入室檢查之時始悉其由深贊靜儀處分之敏捷然以蓋森之隨
警去而不返也則心又搖搖如懸旌靜儀曰母勿慮吾家無絲毫違法處彼奸
人自貽伊戚耳蓋森必隨之往省證其事非一星期不能返母曰此事須解省
鞫問耶何沈重乃爾靜儀曰私運軍械本屬於軍事範圍况又盜之於縣公署
乎固宜解赴省垣聽之軍事裁判也果來復一週而蓋森乃歸歸即面范母及
靜儀白其事范母曰吾懸望已久汝速言之蓋森曰有一事須先表明吾向所
謂郎姓者今其人於逮赴警署時途中忽自認爲杜愛人矣靜儀笑曰吾非令
汝作傳記決不摘汝之疏漏也汝但去其枝葉擇要言之

蓋森曰。吾隨至警署後。杜愛人忽出一書上之。警長謂此係莫珂鳴與吾者。卽主使吾之證據也。吾實無謀爲不軌事。警長令人帶杜愛人於一旁看守之。卽於偵探隊中召一人至詢之曰。汝知莫珂鳴之踪跡乎。其人曰。斯時莫珂鳴必宿於私倡烏七十家。警長曰。汝一人先往叩門誘其出。吾遣二人隨汝後。助汝必爲吾捉。將來警長坐以待之。三人去未久。已擁莫珂鳴立堂下。警長曰。莫珂鳴。汝知罪乎。莫珂鳴曰。吾之無所罪者。汝則何拘之。而以辱之。吾也。警長曰。汝試旁矚之。莫珂鳴見杜愛人及木箱皆在側。已戰栗如中巨寒。口吃不能作一語。警長曰。吾今不責汝。汝可毋恐。吾但詢汝以槍械何自來。曾否以槍械交付。杜愛人並致書許其重賄者。莫珂鳴曰。槍械乎。吾其取之。而於縣公署已矣。吾之取則必夫交付杜愛人焉。吾又所以故致書之許其重賄之者也。警長遂與吾等上輪舟。卽令開行。而使警察將杜莫二人分別監禁。防其串供。蓋吾邑多盜。水警本有輪舟一艘。以備巡邏。游弋者無庸假之商輪也。旋舍舟易火車。抵

省警長置吾等於一蘭若中而往謁省中最高級之長官陳其事長官飭交軍事執法處訊究之警長又赴軍事執法處晤其長官俄有軍警數人傳吾等至則法庭已開官先召問吾吾以實對問畢飭吾退官即提訊彼二人吾乃旁立聽之初則隔別審問繼且令相對質杜愛人所供一如前且謂莫珂鳴書中所許吾之重賄實未得其分毫緣與其姊現作女教員之莫珂賢私識久不得已勉強聽從吾實爲人所愚實無謀爲不軌事莫珂鳴則俯首無他語仍供其在警署時所云槍械乎吾其取之而於縣公署已矣吾之取則必交付杜愛人焉吾又所以故致書之許其重賄之者也四語而已如小學生之背誦教科書者自始至終一字不移易官乃以供詞令二人簽字訖始退庭二人則銀鐙入銜犴矣吾則隨警長等仍循舊路歸警長曾語吾欲來此一行今聞渠又須以捕盜事他往矣吾將往攜姑娘囑吾所購物進呈

牛尙舐犢烏亦哺雛莫有潤豈竟不受其子而勿爲之營救者無如警長自檢

查○以○來○無○不○處○之○以○嚴○密○行○之○以○神○速○而○其○下○又○相○戒○守○祕○密○而○不○宣○况○莫○珂○
鳴○則○慣○事○冶○游○恒○流○蕩○忘○反○累○月○不○與○其○父○面○卽○其○就○職○之○縣○署○科○長○軍○團○書○
記○亦○皆○倩○人○庖○代○踪○路○甚○疏○復○值○莫○珂○賢○旬○餘○寢○疾○不○與○人○通○故○消○息○沈○沈○非○
獨○莫○有○潤○父○女○不○知○卽○他○人○亦○無○有○知○之○者○迨○警○長○歸○事○乃○披○露○莫○有○潤○始○知○
其○子○之○罪○已○成○立○急○往○求○縣○長○縣○長○方○慮○牽○入○漩○渦○大○有○自○顧○不○遑○之○勢○惟○囑○
莫○有○潤○善○自○爲○謀○而○已○有○潤○歸○則○詈○縣○長○之○無○能○且○大○言○曰○值○此○金○錢○世○界○何○
事○不○可○爲○卽○擬○遣○人○輦○重○金○赴○省○運○動○詎○金○未○去○而○獄○已○判○決○莫○珂○鳴○得○監○禁○
十○年○罪○杜○愛○人○則○減○其○半○數○且○又○驅○逐○莫○珂○賢○出○學○界○不○准○復○充○教○員○烈○風○迅○
雷○之○驟○至○眞○令○莫○有○潤○無○可○措○手○然○究○以○金○多○氣○豪○不○肯○爲○甘○心○認○罪○之○舉○
莫○有○潤○乃○挾○重○貲○自○往○營○謀○爲○翻○案○計○然○雖○盡○力○犇○走○而○終○不○得○當○非○金○錢○之○
忽○失○其○效○力○而○人○盡○操○行○廉○潔○也○蓋○咸○知○長○官○之○對○於○此○事○甚○震○怒○特○嚴○懲○以○
警○其○餘○參○與○其○閒○必○無○幸○故○羣○相○卻○退○不○敢○顧○問○莫○有○潤○遂○亦○偃○旗○息○鼓○懊○喪○

而歸。尚不自咎。義方之失教所致。而但以此事之發生。由於求婚不遂之故。憾及鏡人。於是急急謀所以傾陷鏡人者。以洩忿。

范母閱世甚深。恒以莫氏之獄。或生變幻。爲慮耿耿于懷者。累日。及判決之信宣布。靜儀曰。母可釋此殷憂矣。母曰。此事吾家雖幸而免害。然莫有潤素以奸惡著。決不思情屈理窮。爲其子自作之孽。而必蘊毒於吾家。以脩其怨。吾與汝防不勝防。且亦何能事事乞助於施頌年者。不如遷地以避之。靜儀曰。爲避害計。是間誠不可久居。前致舅書。曾以莫氏事告之。兒意舅必爲之籌善策。屈計時日。舅必有復書至。母且勿焦急也。乃當母女裔隆之際。而潛菴已遣人持書來迎矣。

蓋森令其子招待來人而已。則以潛菴書進呈。范母與靜儀母女展閱潛菴來書。其大致則一勸之避居小桃花源。不獨遠害。更可得骨肉團聚之樂。且謂靜甥嫁期在邇。卽舉辦遣嫁一切。亦較便利。兄已另闢一宅掃除以待。妹等來此。

當信小桃花源之風景清幽不異仙境也。一閱竟母曰。吾等速宜籌措啟行之事。蓋森夫婦及婢媪輩當令其隨去。惟各物既不能盡攜之往。而偌大一宅亦不可闔無一人者。靜儀曰。可令蓋森之子與灌園叟老王二人守視。優給薪工。渠等必可樂從也。母曰。吾聞此二人甚樸誠。當不負吾委任。於是母女日整行裝。摒擋甫畢。即買棹率僕從及來人登舟向小桃花源進發。尋得桃源好避秦。從此適彼樂土矣。

鏡人素負不羈才。值新國初建。頗欲以天下爲己任。起視同學少年大半已置身雲路。亦未免有見獵心喜之思。且楊海琴自歸國後。卽入省垣政界。現方高居要津。屢有信來勸駕。鏡人乃以斯意告母。且商出處。母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人固不當效巖棲谷隱之流。作獨善其身之舉。况汝年方壯。正宜出其平日之所學爲國宣勞。惟汝性剛直而疾惡太甚。處世已多不合。而於政界尤非宜。吾恐功業尙無所建。白而身先賈禍。與其知難而退。不若先自審量之。爲愈汝。

再。加。十。年。讀。書。養。氣。之。功。或。可。出。而。無。虞。矣。鏡。人。曰。兒。亦。自。知。其。素。性。不。合。時。宜。故。不。敢。冒。昧。一。出。以。貽。母。憂。兒。今。將。專。心。於。教。育。之。事。亦。可。稍。盡。匹。夫。之。責。惟。海。琴。意。甚。殷。兒。擬。往。晤。以。謝。絕。之。母。曰。汝。婚。期。近。矣。俟。結。婚。後。往。亦。非。遲。堂。廣。廈。高。華。樑。文。榱。冠。裳。穆。肅。劍。履。輝。煌。此。正。羣。官。會。集。於。戟。轅。時。也。一。時。有。向。長。官。白。事。及。長。官。有。所。諮。詢。指。示。者。皆。一。一。處。分。訖。

長官忽顧座右一官曰海琴君亦知東洋留學生中有王鏡人其人乎海琴曰吾與同學久固深知其爲人者長官曰其爲人何如海琴曰論其才則卓越開張勝吾十倍論其品則行脩志潔率履無愆緣其父王敬齋夙講程朱之學自其幼時卽以此爲庭訓故其持躬嚴整雖一言一行不肯苟且性復純孝實一才德兼全者也長官曰王敬齋爲清季廉吏吾固知之今其人尙存乎海琴曰歿已久矣長官曰吾昨接一告密書謂王鏡人有通匪謀亂事而書末則不具姓名吾固疑之今聞君言吾益恍然且君端人也取友必端其爲挾嫌誣告更

無疑矣。海琴曰：吾願以家口保之。長官曰：事既虛妄，何保爲？惟此風何可長！良善者將無安枕日。吾當出通告嚴誡之。海琴曰：長官言然。旋長官退入內衙羣官亦紛紛散集。海琴乃以今日之事馳書告鏡人。

枝南枝北爭開並蒂之花。迨吉迨今好綰同心之結。蓋鏡人與靜儀婚期至矣。乃假堡中之會議公所行文明結婚典禮而別於莊中張樂設讌以款賓。

是日來賓濟濟冠蓋裙屐盛極一時。證婚主婚介紹諸人既集，即由男女僮導引新夫婦登堂行結婚禮。婚禮告成，新夫婦先歸招待者亦延衆賓偕赴莊中。但見堂開畫錦燭影搖紅，霞幃錦聯畫屏寶鏡令人目眩。廳事各室遍綴珠燈，長廊曲道則懸以紗籠。於是筵開玳瑁曲奏羽霓，蠟炬騰輝，兕觥交錯。客既盡歡，夜闌始散。從此萱闈色笑，厨下羹湯彌增慈母之驩。心掠鬢畫眉分燈共硯，極盡閨房之韻。事足可稱伉侶情深，家庭和藹者也。

蜜月旣度，鏡人擬赴省訪海琴而先以書告之。乃別母妻挈一僕首塗舟行兩

日許。卽易火車。入夜抵省。而海琴所遣之車騎已逝。諸車站矣。乘之往。至則海琴卽出歡迎。延入客座。故人久別。舊雨重逢。其樂且靡極。海琴曰。賀君與靜儀女士已成嘉禮。惜吾不克逐隊賓從。樂觀盛典。鏡人曰。投我瓊瑤。已承盛賜。何可再勞遠辱。海琴曰。當此正吾輩相與努力之時。豈可聽君懷才不仕耶。吾將上薦禰之書。幸君勿卻。鏡人曰。荷君雅意。極欲効其寸長。惟自問秉性不能容物。恒與世忤。若再策名仕版。更不免動輒得咎。卽前者匿名告密之事。安知非亢直所招。苟非君一言昭雪。則莫須三字獄成。湯火雞魂。園飛蝶夢。今已不知作何景象矣。海琴曰。世路崎嶇。宦途益甚。幸吾隻身居此。進退尙可自如。然則君竟一無所爲乎。鏡人曰。吾將從事於教育。以行吾志。想臯比坐擁。當勝於宦海浮沈也。海琴曰。灌民智。進民德。君願力弘。大較吾之效能。一職者高出多多。言時。僕白晚餐已具。

二人乃赴餐室就餐。盃盤羅列。飛者潛者。燔炙極精。餐竟。海琴邀鏡人至寢室。

方相與手拈雪茄飲咖啡。縱譚往事。忽一僕入告海琴曰：督署傳見甚急。海琴曰：鏡人君，吾稍別。君即來。遂易衣出，乘騎往。久之，方歸。海琴曰：惜君甫至而吾將他往，奈何？鏡人曰：君將何適？海琴曰：吾茲有要公赴滬，明晨即行。以事急，勿或緩。君可與吾同作滬游也。鏡人曰：吾既見君，已慰渴想，亦當以明晨歸。他時再可訪君也。時夜色已深，乃各就寢。

鏡人自省抵家，即趨入面母。時靜儀方在母室，見鏡人歸，迎問曰：君歸何速也？鏡人曰：海琴將因公赴滬，吾故一宿即歸耳。言次，皆侍坐母側。母曰：鏡兒，汝曾謝絕海琴否？鏡人曰：兒已舉不合投身政界之故，堅辭却之。母曰：如此則甚適吾懷。鏡人曰：堡中居民數百戶，尙未設有學校，兒擬立一兩等小學堂，慎選教員以教育堡中子弟，寬定學額，概予免費，而開辦及常年支出，則皆由吾家任之。不識母意然否？母曰：出家財以興教育，用得其當，何不可者？靜儀曰：吾與君妹亦欲就近莊左右設一女子職業學校，不收學費，其貲均出諸吾母。君妹行

將卒業歸共商進行此吾素志曩曾以之告君者然校務非二人兼任將梗吾晨昏侍奉之事且吾自遊學外國後而於內國學界久形隔膜故延聘女教師事屬之君妹必可得人鏡人曰吾亦當使劍岑助之母曰汝等真可爲熱心教育者矣吾前日往晤靜儀母見其以思女故殊鬱鬱吾將割宅居之使靜儀得周旋於母姑之間兼盡其孝而吾輩二老亦可常相過從以解沈寂鏡人曰母意曾告之否靜儀曰已告之吾母矣旋吾母書來謂俟定期後當移家居此耳吾尙有一事未告君君行後吾家施表叔適來曾言及莫有潤家近事母曰吾曾聞靜儀述之殊足以警世鏡人曰其事如何

靜儀曰莫有潤自其長子珂鳴入獄後百計夤緣不得出而其女又不知所往或謂其隨一優伶去將於舞衫歌扇中寄其牢騷者然終勿得其究竟莫有潤肆中之經理某素能以小忠小信結主知故莫有潤任之專事事不過問而實則奸險不亞於莫有潤已知莫氏勢將敗遂盡挾肆中貲而逃肆亦倒閉莫有

潤因之羞恨交加遽得危疾乃奄奄於床褥間僅存一息而進湯調藥闕無人焉蓋其少子珂道以揮霍不逞已早有速死其父之心且博忙亦無暇他及其寵姬則與一俊僕有私久有偕亡之約而不敢發遂亦席捲莫有潤所有長往不返羣僕又紛紛乘勢竊物而去奴輩中一二稍有人心者雖亦有所染指而尙不忍恣然舍主人行且爲之四出尋珂道終不獲其所在迨莫有潤已歿方得之於一祕密博場中告以父逝珂道若未聞也者博如故屢促之始歸歸猶不往視其父尸先欲於箱篋中搜遺金詎箱篋已不知去向珂道不詢顛末惟大詈其死父不絕口末後於莫有潤枕篋中得百金則大喜僅取數金與一僕令市薄材殮父而盡攜其餘金飛奔博去矣數日後珂道忽偕博徒歸即家設博場且附設一烟霞窟凡有煉丸候火喝雉呼盧之好者咸爭趨之雖其門如市而風聲四布旋入官吏之耳珂道已捉將官裏去且又發封其房屋招買變價充公矣誠不料其敗亡之速如火山之崩裂一發無餘也

母曰觀莫有潤事吾益信餘慶餘殃之應召不爽毫釐真可爲社會作暮鼓晨鐘之警覺鏡人曰觀我觀人端資借鑑無邊人海中其善足以勸惡足以戒者正不知凡幾苟能繪其形呈諸社會亦足爲改良社會之一助母曰盍不就汝所見聞之事錄爲一編傳之於世使覽之者有所懲勸鏡人曰兒不善爲此他時設有知其事者或不憚浪費筆墨也

鏡中人語

一〇二

鏡中人語終

中華民國五年三月初版



編輯者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所

社會小說 (鏡中人語) 全一册

每部定價洋三角

劫後生

進步書局

上海甘肅路 文海書局

上海棋盤街 文海書局

上海拋球場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北京 雲南 天津 保定 山西 奉天 長春 西安 成都 重慶 漢口 武昌

長沙 溫州 常德 福州 廣州 開封 汕頭 濟南 石莊 南昌 南京 杭州

分售處

林 琴 南 尤 三 初 信

利俾瑟戰血餘腥記

全書一冊

價洋八角

此敘利俾瑟滑鐵廬兩次戰爭之軼事以老
整約瑟為綱其妻格西利為點綴而列國之
聯兵法人之死殉以後貴族之復張致俄之
再熾一二真正民黨反在閭巷小民描寫尤
為盡致此林琴南先生之初著文筆優美無
俟贅言

全書一冊

價洋八角

滑鐵廬戰血餘腥記

黑奴籲天錄

全書一冊

林著小說夥矣而黑奴
籲天錄為其生平得意
之作原本乃美女士斯
士活著描寫白人役奴
之慘酷無微不至林君
迄譯之苦心用以借警
我同胞兩兩對照各有
深意此為吳芝瑛女士
評閱本難并美具尤覺
盡致

價洋九角

(丙寅三十五)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